

鐵甲車

鐵甲車

全一册定價二元四角

實價二角四分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册千二版再次一第興復月一十年五十二國民

舒	望	戴	者	譯
局	書	興	者	版
局	書	興	者	行
		復		發

局書興復 滬 路 五 上 ·· 所行發總

譯序

伊凡諾夫是屬於所謂“同路人”(Poputchik)之羣的一位新俄作家。他是“賽拉皮雍兄弟社”(Serapionsbruder)的社員；在這個高爾基的所曾獎掖的文學團體裏，我們看到產生了新俄的好一些最有才能的作家，如飛晶(Fedin)，曹西兼珂(Zoshchenko)，尼克甫(Nikitin)諸人，而伊凡諾夫更是這團體中的最傑出的一個。

在一八九五(或九六)年生於西伯利亞克爾格支曠野的邊境，符謝伏羅德·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是有着高加索種人和蒙古種人的兩種血統的。父親是一位土耳其斯坦軍官的私生子，金鏞

鐵工，可是也讀過一點書，然而在早年就被伊凡諾夫的哥哥所殺害。伊凡諾夫是一個沒有親屬的人。他受的教育是很有限的。他當過馬戲園子的徒弟，魔術師，說書人，小丑，也當過當舖裏的夥計，排字工人。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親手排印的。在一九一八到二〇年這內戰時期中，他從事於政治生活，然而他那時對於政治的理解卻很薄弱。一九二〇年之末，因高爾基的幫助，他才第一次到了彼得堡，加入“賽拉皮雍兄弟社”，才算開始了有規則的文學生活。他在此後幾年內對著作非常努力，這裏的這本鐵甲車也就是他到彼得堡之後的第三年在莫斯科出版的。

顯然地，因他的複雜而多冒險的生活，伊凡諾夫是一個頑強而新鮮的作家。他描寫着雄偉的原始的俄羅斯農民。他對於革命，對於一切，都祇有根據本能的認識，因此來描寫多元的，在本質上是非組織的農民暴亂，固見其適當，然而他不能真正

地把握到革命的真諦，並且他也沒有想去把握。他的主要題材是西伯利亞內戰，是農民游擊隊的運動。

這兒的鐵甲車就是伊凡諾夫的許多寫游擊隊的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是被公認為最出色的一部。同性質的書，此外尚有各色的風，游擊隊…等。在這部作品裏，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作者的努力，我們看得出是要在這單純的故事之外創造出一種環繞在暴亂四周的空氣來。

伊凡諾夫的文字，確然並非是最艱深的，有時卻很難於翻譯，尤其是因為裏面常用了許多地方的方言之故。本書的譯出，係以法譯本為根據，與中國所已有的根據日文本的重譯，在許多地方都不無出入之處。譯者是除了忠於法譯本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的，因此我在這裏誠意地希望着能夠快有根據原文的更完備的譯本出現！

一九三二年十月譯者記

目錄

- 一. 鐵路上的游擊隊…………… 1
- 二. 異邦之人…………… 25
- 三. 在城中…………… 55
- 四. 中國人沈方吾…………… 75
- 五. 奧巴勃少尉…………… 93
- 六. 鐵軌…………… 121
- 七. 奈賽拉索夫上尉之死…………… 151
- 八. 泡沫…………… 181

鐵路上的游擊隊

1

數字在眼前閃動着：85,04 或再加上幾個0……
…好像是一串雪的念珠……在車廂的門上，在窗子的框格上，在手槍的匣子上。而在那座位上，正像一個肥胖的8字的，是奈賽拉索夫上尉的副官奧巴勃少尉的，縮進在闊上的肩裏的剃得光光的頭……

就是在那上尉一枝枝地抽過去的紙煙上（紙煙的灰是慢慢地在一個中國的鑄鐵的像的腹中消失了），也還是那些數字和英國字，大而扁平，像餅乾一樣。

“那麼怎樣呢？我們像傷口出膿一樣地……向

邊境流出去。是呀，我們大家，大家……沉埋在雪裏的政府和難民……可是對你說話的是我呵……以後呢？我們以後到那裏去呢？海裏嗎？”

奧巴勃斜睨着上尉的筋肉橫生的臉，接着沉重地說：

“你應該調養。應該這樣……是的。”

那個少尉從前是庫爾卻克底軍隊中的志願兵。那些在任的士官們，他說：“全是生病的”。

因為他尊敬奈賽拉索夫上尉，他便再說一遍：你應該調養……

奈賽拉索夫從紙匣子裏興奮地拿出一枝紙煙來：

“你是被塞住了心了，奧巴勃……你一點也不懂得……”

於是，很快地搖着他的煙灰，他使用一種尖銳的聲音開始說了：

“假使至少你能懂一點就好了，奧巴勃！……

真是假好人，真是假好人！……我們的國家已經把我們踢出來了。以前，我們以為我們對於國家是有用的，很有用的，少不了的，而現在，你瞧：他們把我們免了職。免職都講不到！他們乾脆把我們踢了出來……踢了出來……一脚腳地踢出來……”

於是咳嗽着，吐出了痰和煙，上尉提高了聲音說：

“蠢笨的奴才！”

奧巴勃向那彎身下去的上尉伸出手去。他好像要支撐住一棵倒下去的樹一樣，用力說：

“反叛的人是混蛋。祇能把他們槍斃了……其餘的，那些蠢才……打軍棍。”

“那是辦不到的，奧巴勃。噲！”

“你病了，老兄。呃，謝米諾夫頭目……他呢，他想也不想一想……他就打。”

“我喉嚨乾了……伏特加酒已喝不進去了……絕對喝不進去了，而且因為煙草的原故，發着臭

味……我的頭裏好像有一隻母雞在孵蛋……嘿……牠動着，又熱又發黏。總有一天是出來。要能夠克制些什麼……可是什麼呢？我一點也不知道……而且我辦不到。”

“你需要一個女人。你長久……？”

奧巴勃呆看着那上尉。

“一個女人，一定是的。做這種麻煩的事非每月幹一次不可。我身體很結實，半個月幹一次。這比吃金雞納霜丸好得多。”

“或許是的……或許是的……我要試試看。怎麼不呢？”

“那很容易。這兒有許多逃難的女人，小花姑娘。”

奈賽拉索夫開了窗子。

一股煤灰和熱土的氣味。像一個蠢動着蟲的罐子一樣，那裝滿了人的餡子的車站在出着汗。車站的牆，和那些大開着的窗以及大門附近的小鐘

樓一樣，都因為濡濕而閃着光。

人們都被打上了逃避的烙印。

一個小學教員走過了，像是一枝新的鋼軍，他的肩上飄着一塊骯髒的破布。還有頭髮蓬亂的，生着起皺的暗紅色的頰兒的少女們，——枕頭恐怕是太硬了，或是恐怕連枕頭也沒有，頭下枕一隻袋子吧。

“這些人在腐爛着”，奧巴勃想。他想到娶妻。

他把痰吐在手帕裏，說道：

“傻氣！”

奈賽拉索夫在揉着電報的灰色而柔韌的紙條。像在到處一樣，在電報上，還是數字。像往時一樣，奧巴勃的沉重的眼皮還是濕着汗水。

他用一種吐痰的聲音說出來。

“還有嗎？”

“什麼，還有？什麼呀？”

奧巴勃從窗口望出去，奈賽拉索夫靠在他

肩上。

那些難民怯生生地察看着車輛的鋼甲。在貨車上，是許多炮和一大堆別的東西……後面，是奧巴勃和奈賽拉索夫。在這些人的目光之下，他感到自己是完全裸體了，裸體的奈賽拉索夫……而且是瘦骨稜稜的，像是一個破碎的空鐵罐子一樣：尖的角度和灰色的光皮膚。

他靠在奧巴勃的肩上，嘲諷地說：

“他們當我們是救主……當我們是巨人……電報上說：‘刻在城市附近鐵路線上發見凡爾斯希寧之軍隊’……”

奧巴勃沉滯地離開了窗口。

“上尉，是猶太人。在城裏……是猶太人，在凡爾斯希寧那兒也是。遞一枝香煙給我吧。”

“日本人就要來了，還有些不知是什麼人……去吩咐裝滿了水吧……沒有第二句話，立刻。”

“又來了！有的是時候。”

奧巴勃用他的像繩子一樣長的手拍着自己的腿股。

“我愛這樣。”

看見奈賽拉索夫釘住他看，他便再加一句說：

“不是死。卻是行動。在休息的時候，肉便腐爛了。”

奧巴勃嚴重地吐出了一口鄉下人的遲緩的嘆息。那像裸麥餅的碎片似的流着汗的突出的顴骨，沉重地動着。

“在我們巴爾拿烏爾縣裏，有的是稻草。我的手發癢，只想去動動稻草。”

奈賽拉索夫站了起來，急急地問：

“少尉，統管我們的是誰？”

“斯米爾諾夫將軍。”

“啊！那麼他現在在那裏？”

“被游擊隊吊死了！”

“好。那繼任的是誰？”

“繼任的嗎？”

“回答！”

“沙哈洛夫中將。”

“好。他現在在那裏，他？”

“我不知道。”

“那麼軍隊的統帶呢，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

大尉收緊了自己的腰帶，想老實不客氣地喊出來：‘那麼，不要三心兩意，服從我的命令吧！’……但是他卻沒有說出這些話來，卻背過身去，無聊地搔着窗子上的漆皮，低聲地問：

“少尉，我們現在應該服從誰呢？嗯？從這電報上看來，我們應該聽誰的命令呢？……等一會兒……”

奧巴勃把那鑄鐵的像的肚子叩了一下，想捉住那在他頭腦裏的一個思想，可是沒有成功。

“我什麼也不知道。憑良心說，要是水，便是

水。要是該開槍，我們便開槍。這很簡單。”

於是，像一隻拍着自己的剪斷了的翅膀的鵝一樣，奧巴勃搖擺着他的膨起的褲子的摺皺，沿着步道走了過去，嘴裏喃喃地說：

“思索不是我的本份……我，我是什麼，……算不了什麼，一顆彈子，一個裝填手。再則，思索是必要的嗎！……”

2

一個裹着青色的綁腿帶，穿着寬大的皮鞋的瘦弱的小兵，很快地行着軍禮。

奈賽拉索夫並不想在月臺上擠來擠去，他迴繞着那鐵甲車的包裹鋼甲的車輛，開始在那破輪送過來的難民的牲口車間徘徊着。

一個沒有用的俄羅斯，他害羞地想着，於是，一想起‘你也是這個俄羅斯的人呀，’他便臉紅了。

一個使人以為是兩隻從裾裏垂下來的袋子的，臀部極大的塗粉的女人，使他想起了奧巴勃的提議而臉紅了。他高聲說：

“發傻！”

那女人回過頭來：悲哀而淒切的眼睛，劃着深深的皺紋的小小的前額。

奈賽拉索夫背過身去。

車輛上遮蓋着褐色的木板。在罅隙間，是黃色的苔。門軋響着。裝銅把手的地方，裝着皮帶。在那掛在門上的釘子上的袋子裏，是肉，野味，魚。在有幾扇門的上面，是松樹的枝條，而在那些車輛裏，響着青年的女人的聲音。有一輛車裏，有人在奏着鋼琴。

那一切裏面都發出一種病人的汗和襤褸的氣味來；在鐵路的旁邊，被踐踏過的糞吐着一種阿摩尼亞氣。在一輛車子的旁邊，一個蹲着的兵顫抖着，從他的黃牙齒間喊出這樣的聲音來：

“喔……喔……喔……喔……”

‘赤痢’，上尉點燃了一枝煙想着，‘他已沒有了’。

一種羞恥和遼遠的憤怒的感覺，好像躲避在

他的脚的某一部一樣地，不停地使他發熱。

一個背脊扁平的老人，勉強地揮着一把很重的斧頭，在劈着一塊半爛了的木板。

“你是從遠方來的嗎？”奈賽拉索夫問。

那老人回答：

“從西斯蘭來的。”

“你到那裏去？”

他放下了他的斧頭，搖動着他的生着破碎的灰趾甲的脚，疲倦地回答：

“別人把我帶到那裏就是那裏。”

那像孩子的拳頭般大小的全是皺紋的喉節，在他說話的時候擺動着，在皺紋之間露出白色的皮膚的紋路來。

他不常有說話的機會，奈賽拉索夫想着。

“在西斯蘭，我有一片地，一片非常肥的地。那片地簡直是純金。現在，我不得不把牠丟下了。”那老人戀戀地說。

“你疼惜牠嗎？”

“當然囉，我疼惜牠。我已把牠丟下了。”

“那麼你應該回去啊。”

“那是很遠……很遠。”

那個老是捏着斧頭的老人，搖着他的頸，吹哨着嘆出一口氣來。

“那是很遠。別人說凡爾斯希寧在離此地不遠的地方出現了。”

“這話靠不住。一個人也沒有。”

“啊！那麼那是謠言了！”

老人快樂地揮着他的斧頭。

“別人說，他所過之處，殺得鷄犬也不留。唯一的希望，別人說，是鐵甲車。就是那麼。嗯，那麼他不在那兒嗎？”

“不在啊。”

“那麼，事情就很順當了。我們或許竟可以到佛拉齊伏斯多克。我們再看吧。我怎樣纔可以回去

呢，你說呀？”

“你不能回去。不要害怕。”

“我正就這麼說。我會在路上倒斃了。”

“你不喜歡此地嗎？”

“這兒的人不和我們那兒的人一樣。我們那兒的人都很和善；這兒的人簡直連話也不會講。這裏的中國人連一句俄國話也不懂。他們怎樣過日子的，祇有上帝知道！他們日子過得很壞。或許還是退回去好吧？把什麼都丟開了回去，嗯？那些布爾塞維克，他們也是人，可不是嗎？”

“我一點也不知道，”上尉說。

3

晚上，煙侵襲了車站。

樹林燃燒着。

煙是輕而且熱，有松脂的香味，

車站的磚瓦的小屋，像一隻倒翻的茶杯似的蓄水處，中國人的屋子和黃色的田野，都遮着一種微青色的泡沫，人們一下子都面色蒼白了。

少尉奧巴勃笑着。

一個穿着一件栗色的外衣，束着一根人們束糖麵包用的，生結核症的神色慌張的避難的女人，好像想攔住這笑聲似地，擺動着她的長長的手，在車站上奔跑着，小聲地說：

“游擊隊……游擊隊……他們把樹林放了火殺人……凡爾斯希寧過來了……”

人們到處都看見她。天鵝絨的外衣上蔽滿了灰，凹進的鬢邊濕着汗水，大家都感到那像飢餓一樣的刺一般的苦痛，昇了起來。

那生着巨大的頭顱，像冰柱一樣的微白而透明的鬍鬚的站長（人們替他取了一個渾號，叫‘四層樓的人’），叫人們安靜下來。

“你們應該神志清楚點，不要興奮。”

“他們已占領豈達了……布爾塞維克是在佛拉齊伏斯多克了。”

“這是胡說。你們的耳朵太長了。我們還和豈達有來往，知道嗎？他們剛纔還打電報來，說到若克斯將軍的奶媽的事。”

他忍住了一片無禮的笑聲，咬准了音一個個字地說：

“若克斯將軍的奶媽不見了。人們在尋找她；

還懸着一筆賞格。她是一個奇怪的奶媽，媽媽的！……游擊隊裏的人會拿她來強姦。”

一個生着金栗色的鬚髮的少年，在兵車裏貼着佈告和參謀本部的報告；雖則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指揮反布爾塞維克戰爭的參謀本部是在那裏，可是大家卻都安心了。

土地上滿溢着溫暖的水流。一場暴風雨爆烈出來了。樹林發着聲音。

煙消隱了；可是在驟雨之後，在虹昇起來的時候，微香的煙縷又現了出來，於是空氣也重復變為蒸熱，沉重，難於呼吸的了。黏濕的泥濘把腳黏在地上。

一般糞土的氣味，和在小屋後面的稻田的細微的響聲。

突然，兩個哥薩克兵把一個軍曹的屍體抬到月台上來。他的頭顱是已經碎了，而在那凝着大血塊的赭色的鬚鬚上，有一堆灰色的腦髓顫動着，好

像是一塊凍肉。

“是游擊隊把他……，”那穿着大氅，束着一根繩子的避難的女人喃喃地說。

車輛裏塞滿了聲響和低語聲。

奈賽拉索夫上尉很快地沿着車輛跑過去。

在一輛車子的站台上，那避難的女人熱心地問着一個兵：

“你們的車不會把我們丟下嗎？”

“不要來麻煩我們！閉嘴！”奈賽拉索夫帶着一種對於這女人的突然的憎惡對她說。

“他們要屠殺我們，上尉，你是很知道的。”

奈賽拉索夫上尉這樣喊着把門碰上了：

“滾你媽的蛋！”

又是一通看不清楚的電報，還少不了帶着一大串的數字。人們下令驅散那聚集在鐵路線上的凡爾斯希寧的軍隊。其次是講到不知道什麼日本人，意大利人的事……

“你瞧，第一二四五一號電報，……的命令。可是那邊誰有指揮的權力呢？這是誰？”

一輛矮胖，不中用而喘氣的機關車，沿着月台拖了六節載着日本兵的兵車來，那些像黃頭的鳥兒似的矮小整潔的人們，在月台上輕飛着。

日本的軍官在鐵甲車的機關車上找到了奈賽拉索夫上尉。撫着手槍匣又微微地擺動着肘子，那個日本軍官努力矯正着俄國語的發音說道：

“我是金子夢藏少尉。我被派遣來……”

於是他突然提高了聲音，好像背一課讀得爛熟的書似地，他說：

“撲滅他們！……撲滅他們！……”

在他旁邊，一個穿着條紋襪，扣着光閃閃的綠鈕子的美國戰地通信記者，眺望着車站，一邊急急用鉛筆記錄，一邊問：

“而這個……而這個……這是什麼？”

奧巴勃和另一個軍官，流着汗又咳嗽着，向他

解釋。

“好。奧巴勃，你說我們和日本人的兵車掛在一起吧。”奈賽拉索夫說。

他關上了鋼鐵的大門。

“快點，快點！”他拚命地喊着，一面發命令一面咒罵。

奈賽拉索夫上尉揮着手槍，在鐵甲車的裏面，他想用力大喊，使他的喊聲透過兵車的鐵甲。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喊聲究竟有什麼用。

那些骯髒的兵挺直了身體。他們的方方的臉兒似乎是冰凍了。他們的襤褸的，無用的衣裳，妨礙着他們的動作。在鋼砲的旁邊，你準會想看見他們裸着體，而不感到他們的心爲恐怖所嚇熔。

少尉奧巴勃一言不發地跟着那上尉。緩衝機擊掃着。司機人非常兀突地放着汽笛。一個鐵桶從一張凳子上落了下來；於是那鋼鐵的兵車，一面把鐵軌陷下地去，一面拋下了車站，破屋，籠着煙的

鐵甲車。

樹林和受濕熱的風所撫摩着的花崗岩的山，便載着幾百個飽滿着偽善和憎恨的人類的驅體，飛奔到黑暗中去了。

4

在這個時候，那中國人沈方吾睡在一棵椴木樹下的草上，閉着他的向上弔的眼睛唱着，赤龍怎樣把少女陳華載了去。

那少女的臉色是像小橡樹的根的顏色一樣；她是吃着雄鷄的冠，像腫子那麼大小的菌——‘馬珠’——過活的。有許多菌，味兒都是非常鮮美的。

可是那赤龍從少女陳華那兒把人生之門拿了去，那時便生出了叛變的俄羅斯。

游擊隊在稍遠的地方圍成了一個圈子，時諾波夫快樂地把那充滿了盲目的信念的話逼緊在牙齒間，喊着：

鐵甲車·

“他們逃了，弟兄們，他們逃了！他們的靈魂是發了病，發着抖！不要睡，弟兄們，城市是厲害的。牠會得到他們。”

一股石頭的氣味。沙在乾草中發着聲音。

異邦之人

5

“俄日聯合部隊得第一四六九號鐵甲車之援助，已將凡爾斯希寧之車隊擊潰。”

“我方損失計死者四十二人，傷者一百十五人。聯軍戰鬥力極佳。現尚在繼續追擊敵人中。第一四六九號鐵甲車指揮奈賽拉索夫上尉。第八七〇一號電報。七月十九日。”

6

現在是：

六天以來，肉體忍受着岩石的酷熱，樹林的窒息的暑氣和使人頹喪的風。

而他們的肉體卻像山丘的花崗石，卻像枯乾的草；牠炙熱而枯乾地在羣山的狹窄的山徑間滾動着。

在那緊壓在肩頭的槍的重量之下，腰酸痛着。腳好像是浸在冰冷的水裏。而頭顱，卻像是一枝枯死了的蘆草，裏面是空了。

六天以來，游擊隊漫山地逃着。

哥薩克兵的部隊不時地襲擊着哨隊。那時你

便會聽到那像豌豆的莢爆裂一樣的槍聲。

在後面，沿着鐵路線，那些哥薩克兵，日本兵，捷克兵和許多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兵，在焚燒村莊，劫掠收穫。

六天以來，那二百個庇護着婦女的輜重車的游擊隊，疲憊地趕着那暗黑的山路。他們祇很短地休息一下，短得像祈禱一樣。他們要走的路還很多，他們常常離開了小徑，在岩石間草莽間攀爬着那像巨大的螞蟻窠似的山丘。

7

那中國人沈方吾倚身在一塊岩石上，讓軍隊通過，發狂地一個個地對他們說：

“應該打日本人……是的，應該打他們！”

於是，揮動着胳膊，他做出如何打他們的樣子來。

凡爾斯希寧站住了，對伐斯加·奧考洛克說：

“日本人是比老虎還惡。老虎吃人的時候，總先把人的衣衫撕碎了來透一透氣，可是那些日本人呢，他們卻把什麼都吞下肚去。

那中國人聽到了這一番話非常快樂，便走在他們的旁邊。

革命游擊隊的參謀長尼基達·凡爾斯希寧和軍需長伐斯加·奧考洛克走在軍隊的後面。

他的和袋子一樣寬大的膨起的褲子，在腳膝邊的張緊的，他的被風所吹成褐色的臉兒是顰蹙着。伐斯加·奧考洛克用一種疲倦而夢想的目光直望着凡爾斯希寧的脣鬚，曳出他的話來：

“在俄羅斯，尼基達·愛歌里契，他們準就要建造起一座巴別爾塔來了。別人要把我們驅散了，像老鷹趕小雞一樣。爲要大家互相認不出來起見，我要把什麼話都說出來了。你要說起日本話來，而那個沈方吾，他媽的，他卻要用俄國語唱起歌來。是嗎？”

伐斯加從前是在礦山裏做工的，他老是不停地說着話，好像他剛發見了一個生礦而不能使人相信似的。他的頭髮是褐色而鬚曲的；他慢慢地搖動着他的頭。這頭有一種要在從海上吹來的熱風，從土地和樹木發出來的炙熱而憂鬱的氣味中溶解

了的神氣。

凡爾斯希寧把槍換了肩，回答道：

“你在說些什麼？我們這樣吃苦還沒有吃夠嗎？”

奧考洛克把自己的疲憊克制住了，開起玩笑來。

“這你不樂意嗎？”

“你所毀壞的是你自己的財物。田地，房屋，這都要賠的。這一定要賠的。”

“尼基達·愛歌里契，應該把日本人丟出去。把他們的肚子裏裝滿了泥，把他們丟到海裏去。”

“那些日本人，簡直算不了什麼。你能向他們要求什麼呢？他們不值錢。那簡直像一根煙紙，抽起來有點煙，可是實際上是什麼也沒有。至於煙袋，那就兩樣了。”

在樹林裏，人，牲口和貨車都帶着疲倦的呻吟倒下去。在高崖上，聳立着暗黑的柏樹。熱度燒枯

了像枯枝一樣的心，腳找不到一片休息的地方，像
在火場裏一樣。

槍聲又在後面響起來了。游擊隊停了下來，準
備回擊。

奧考洛克大大地微笑着。

“我今天在輜重車間過；多麼好玩！”

“什麼？”

“有一隻雄雞啼着。他們把雞也帶了來。我對
他們說，吃了牠吧。不吃你們也會去失了牠。”

“我聽別人說，人是不能沒有動物而生活的
他會失去了他一切的重量，靈魂的重量。”

洩方吾高聲說：

“哥薩克人不是好東西。那些日本人，那些混
蛋，他們搶女人……哥薩克人也不是好東西。那些
俄羅斯人……”

歪着嘴脣，他從牙齒間射出一縷唾痰來；而他
的那張生着像瓜子那樣狹小的，顏色像金燻的沙

似的眼睛的臉兒，便快樂地微笑着了。

“好！”

沈方吾舉起了拇指，作為贊成的表示。

可是，照常不聽見那些游擊隊的笑聲，那中國人喪氣地說：

“糟糕。”

他憂鬱地向後面望着。

那些游擊隊的人，像在燒山前放棄了自己的巢穴的野豬似地，紛亂地逃到山裏去。

故鄉的土地慈愛地牽引着自己的孩子們；一路是崎嶇的。在輻重車間，馬回轉了頭悲嘶着。狗也忘記了吠號，祇默默地跑着。故上的最後的塵埃和機油從車輪上脫落下去了。

右面，在山谷裏，橡樹呈着青色，榆樹呈着灰色。左面，——那是脫逃不開的，——是那吐着沙和藻草的氣味的暗綠色的平靜的海。

那些游擊隊的人們固執地望着西方，而在樹

蔭的小路間，他們的目光老是轉向那方。接着他們便歎着氣，這可使那些馬匹的耳朵顫動了了，好像怕狼來了似的。

那中國人沈方吾以爲他們要在那桃色的花崗石的那邊瞧看什麼別的東西。

那中國人很想唱歌。

尼基達·凡爾斯希寧從前是一個漁人。

沒有海，他就煩悶了：水，那就是他的生命；而他的五隻手指，是網眼：牠們老是會捉住什麼的。

他的妻子是肥胖而溫柔的，像一條鱸魚一樣。她替他養了五個孩子，——一年一年地，每逢秋天，——在鯊魚遷徙的時候；那些孩子們也有銀鱗色的金髮。

在打魚的時候，他的運氣很好；地方上都傳遍了凡爾斯希寧的運氣的聲名，而在村莊上決定與日本兵和白黨開仗的時候，他便被選爲革命軍參謀長。

地方上的一切財物之中，祇有貨車是逃出的；他們先把婦女們和孩子們帶到山裏去。他們必須像他們從前的祖先開拓荒土建立木屋似地建起他們自己的生活來。許多事情是不可了解的，——而他的妻子，當在年青的時候，是不願意養孩子的。

真是不堪一想；慾望使他們苦痛着，要他們退後去，要他們的日本人，美國人，白黨開槍，或向海開槍，因為從海島上吐出了許多只知道殺人的人們來。

在斷崖之下，路是截斷了，而在峽谷上，人們駕了一座像露台一樣的豎起的吊橋。激流在峽谷的岩石間奔湍着，成着白沫落到下方去。

度過了橋，凡爾斯希寧問：

“我們要停下來嗎？”

人們拙起煙來了。

他們決意不停留，決意穿過達維村，決意到天黑的時候在附近的沙丘上休息。

在村口的地方，一個頭上包着一塊破布的赤脚的農民，牽着一頭老驢子。他說：

“這裏打過了，尼基達·愛歌里契。”

“跟誰打？”

“在村莊裏，日本人和我們打。一大堆的人倒死了，日本人逃了。我們把他們打退了，可是我想他們明天一定會再來。所以，纔這樣。我們收拾着行李，想跟你們到沙丘上去。”

“誰，我們的人嗎？”

“我不大知道。不是我們地方上的人。但卻是好孩子們。他們有機關槍，好機關槍，又很靈巧。”

“我們瞧着吧。”

在村莊的沿路，攤着人和牛的屍體，貨車的破片。

一個被刺刀戳穿了喉嚨的日本兵，是躺在一個俄國人的身上，那俄國人的青色的大眼珠是掛在頰邊了。在染着赤血的短褐上，是蒼蠅。

四個日本兵倒斃在柵欄邊，臉兒貼着地，好像對於自己所看見的東西害羞似的。他們的背頸是打爛了。一塊塊滿是黑色的硬毛的皮膚，是黏在貼身的衣衫的背上；他們的黃色的脛套是剛洗好的，好像這些人是準備到佛拉齊伏斯多克的路上來散步。

“應該把他們埋葬了啊。看了要使人吐出來！”
奧考洛克說。

村莊裏的居民把自己的用器都裝在貨車上。
孩子們把牲口趕出來。大家的臉色都是平靜而忙碌，像平時一樣。

一隻發了瘋的白色的雌狗，獨自個從這家到那家地在屍體間奔跑着。

一個臉兒像癩羊的皮的老人，向游擊兵走過去。

“你們打仗了，”他要哭出來似地對凡爾斯希寧說。

“很應該啊，老伯伯。”

“是的，是的。真糟糕。這樣的打仗從前還從來沒有過。從前，打仗的是沙皇，現在呢，卻在我們自己之間打起來了。媽媽的！”

“你要怎樣呢，老伯伯？這好像在出門的時候馬車壞了一樣。好像牠早就已經爛了。應該造一輛新的。”

“你說什麼？”

那老人彎倒了頭，好像在聽一種從他腳下發出來的聲音，又連連地說：

“不懂。”

“馬車壞了，聽見嗎？”

老人喃喃自語着走了開去：

“噲，噲，現在我們不要講馬車吧。基督之敵已經出世了；別想等好的馬車了。”

凡爾斯希寧撫着自己的酸痛的腰，向四周望了一眼。

那隻雌狗不停地嗥着。

一個游擊兵拿起了一桿馬槍開了一槍。那隻狗滾成了一團，接着便伸直了身體，死了。

那老人搖着身子，悲哀地說：

“一隻狗不能忍受這種不幸，尼基達·愛歌里契，而人卻忍受一切。”

“怎樣，忍受嗎？”

“是呀，愛歌里契，他們說鐵甲車要開到沙丘上去，把什麼都斷送了，把什麼都放火燒掉。”

“他們胡說。開到沙丘上去是要軌道的。

那老人帶着怒氣吐着痰。

“沒有軌道也可以開過去。只要他們和日本人聯在一起！日本人和美國人什麼都幹得來。這真是我們的性命了，愛歌里契，真的要我們的性命了。人們會腐爛了，像麥在雨裏腐爛一樣……鐵甲車的卜尉是皇族中的人嗎？”

“你胡說。”

鐵甲車。

“別人說他很厲害，而且身體很高大，一丈多高，而且他的鬍鬚……”

8

那頭上包着布的農民發狂地趕着他的騾子。他的身體好像是釘在那騾子的扁平的背上，他的臉兒在跳着舞，他的喉嚨咆哮着：

“弟兄們，我們抓住了一個美國人！”

奧考洛克喊起來：

“哦！哦！哦！”

三個帶着馬槍的農民在小路上顯出來了。

在他們之間，一個穿着法蘭絨的軍服的美國兵，一跛一拐地走着。

他的臉兒是年青而沒有鬍鬚的。他害怕得連牙齒都發抖，而在他的右頰的顴骨邊，一塊筋肉在

跳動着。

那個押着美國兵的長脚的老農民問道：

“誰是長官？”

“什麼事？”凡爾斯希寧問。

“他就是長官，”奧考洛夫喊着，“尼基達·愛歌里契。噲，去對他講，你們怎樣捉住他的。”

那農民吐着痰，拍着那美國兵的肩，帶着一種老人的流暢的語調開始講起來：

“我把他帶到你這兒來，尼基達·愛歌里契。我們是伏時奈山斯克地方的人。我們的部隊在追擊日本兵。”

“你們是那一個村莊的？”

“我們是一個小村莊，貝里諾村上的。你或許聽見過吧？”

“聽說已被他們燒掉了，是嗎？”

“那些畜生！全村都燒掉了，老哥。那時我們便出發到沙丘上去。”

游擊隊的人們圍着他們，一邊呼喊着：

“老是這回事！”

那老人繼續說下去：

“他們美國人一共是兩個，坐在馬車上，帶着裝滿了牛奶的鐵鏟頭。真稀奇！他們是來打仗的，卻吃牛奶和朱果力。我們打下了一個，別一個便把兩手舉了起來。於是，我們便把他帶了來。我們想把他引渡到村長那兒去，可是你們卻整隊都在這兒。”

那美國兵直挺挺地站着，直望着凡爾斯希寧，好像他是一個審判官。

大家都擠了過來。

一片煙草和黑麵包的氣味。一種使人聞了頭痛的熱氣從互相擠緊着的身體上發了出來，一種乾燥的怒氣從腳底昇到頭頂。

人們喧譁起來了。

“那麼怎麼呢？”

“槍斃他，這畜生！”

“弟兄們，幹吧！”

“送他的命！”

“沒有第二句話！”

那美國兵微微地佝僂着，害怕地把頭縮進肩裏去。這種動作越益激起了別人的怒氣。

“啊！他們燒掉了我們的村莊，這些豬羶！”

“他們倒到這兒來做主人！”

“像在他們自己的家裏一樣！”

“啊！他們自己到這兒來！”

“好像我們請他們來似的！”

一個尖銳的聲音高喊着：

“打死他！”

在這個時候，那曾經在佛拉齊伏斯多克的船塢裏做過工的邦特弗里·時諾波夫，呼喊着爬上了一輛馬車：

“等一下！”

他還補說一句：

“同志們！”

游擊隊的人們望着他那像狐狸的尾巴似的翹起的鬍鬚，望着他那可以從而隱隱看見一塊黑色的皮膚的，沒有把鈕子扣上的褲襠，便靜了下來。

“要殺死他的時候多着哪。這不是一件難事。你瞧，在路上已殺死了一大堆了。照我的意見，我們應該向他宣傳一番，然後放了他。讓他帶一點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去給他們。這就是我的意見！”

農民他像袋子裏倒出黍麥一樣地哄出笑聲來。

“哈，哈，哈！”

“把褲子束束好吧！”

“噲，邦特弗里，幹吧！”

“讓他的腦袋裏有點東西！”

“他是一個人哪！”

“幹吧！”

阿扶道季亞·斯節欽珂華，那個壯健的女人，撩起了自己的裙子，用肩撞着那個美國兵。

“聽聽他們吧，傻子，這是爲你的好處！”

那美國兵望着農民們的古銅色的毛臉，時諾波夫的沒有扣好的褲襠，聽着那聽不懂的話，把自己的剃得光光的臉兒摺成一個慫慫的微笑。

大家狂熱地推着他，好像推水面上的一片樹葉，而且高聲喊着，好像他是聾子。

那個美國人好像迷了煙似地瞬着眼睛，抬起了頭，微笑着，一句也聽不懂。

奧考洛夫拚命地對他喊着：

“到那面對他們講！仔仔細細地講！像這個樣子是不好的！”

“他們爲什麼要來擾我們！”

凡爾斯希寧平靜地說：

“那些人都是好人，祇是他們應該了解。他們也都是耕作着的農民，像我們一樣。日本人呢，他

們是吃米的，那是應該用別種話對他們講！”

時諾波夫沉重地跳到美國人前面，捻着自己的髻鬚，說道：

“我們不要強盜，我們是要秩序的。在你們那邊，在海的那面，人們是不知道的，那是很遼遠，而且你們有一個兩樣的靈魂，異邦的靈魂。”

聲音高起來了。

那美國人虔誠地向四周望了一眼，說道：

“I don't understand。”〔我不懂。〕

農民們立刻都沉靜了下來。

伐斯加·奧考洛夫說：

“他不懂。他不懂俄國話。這豈不糟糕！”

百姓們都離開了那美國人。凡爾斯希寧手足無所措了。

“把他送到輜重車那邊去吧。這裏我們沒有功夫來和他糾口舌，”他對時諾波夫說。

可是時諾波夫卻不同意他的話，執拗地說：

“他會懂的！只是要想一個法子。他會懂的！”

時諾波夫便思索起來了。

那美國人直立着，身體傾向一邊，苦痛不知不覺地使他的臉部顫動，像風吹動稻草堆一樣。

沈方吾躺在那美國人的旁邊，用手遮着自己的臉，唱起一支尖聲的中國的曲子來。

“多麻煩，”凡爾斯希寧說。

伐斯加·奧考洛夫毫不考慮地提議道：

“弄一本書來吧？”

所能找得到的書都是俄文的。

“這些書祇配捲捲紙煙，”時諾波夫說，“要是
有圖畫的就好了。”

阿扶道季亞向貨車那面跑過去，在一隻箱子裏翻了許久之後，最後帶了一本破碎的骯髒的教理問答書來。

“或許這一本可以用一用吧，”她說。

時諾波夫翻開了那本書，吃了一驚，說道：

“好上帝的圖像！我們並不要來給他再行一次洗禮，我們不是教士。”

“試試看吧，”伐斯加說。

“怎樣？他不會懂的。”

“或許會懂，試試吧。”

時諾波夫把那美國人叫了過來。

“噲，同志，到這邊來。”

那美國人走上前去。

農民們重新聚集攏來，一股煙草和黑麵包的氣味。

“列寧……，”時諾波夫堅決地高聲說出來，不期而然地微笑着。

那美國人打了一個寒噤，他的眼睛發着光，快樂地說道

“There's a chap!”〔有一個人？〕

時諾波夫用拳頭敲着自己的胸膛，拍着農民們的肩，不知道為什麼地，省略了幾個字喊道：

“蘇維埃共和國。”

那美國人向那些農民們伸出手臂去，頰兒顫動着，熱烈地喊着：

“What is pretty, indeed! [真的，多麼好!] 農民們歡樂地大笑起來。

“他懂了，這頭牛!”

“哼! 畜生!”

“邦特弗里，你說他會去勸美國人不會。”

“噲，邦特弗里，把他們的資產階級者罵幾句吧。”

時諾波夫很快地翻開了那本教義問答書來，用手指點着一張畫着阿伯刺罕在犧牲自己的兒子伊薩克，和上帝俯身在雲端的圖畫，便開始解釋了：

“那個拿着力子的傢伙，是資產階級者。你瞧，他的肚子是什麼肚子。只差沒有掛金鍊和表。而在下面，在那些大圓木上，是躺着無產階級，你懂了

嗎？無產階級。”

那美國人拍着胸膛，一個字一個字地，快樂得口吃地，驕傲地說：

“無產階級……We！”〔我們！〕

農民們把他擁在自己的懷裏，摸索着他的衣服，又用盡全力握着他的手。

伐斯加·奧考洛夫捧住他的頭，望着他的眼睛，興奮地喊着：

“你到那邊，海的那邊去對他們說吧。”

“夠了，”凡爾斯希寧柔和地說。

時諾波夫繼續說下去：

“那無產階級，他躺着，在圓木上面，資產階級謀殺他。而在雲端裏，整排的日本人，美國人，英國人，帝國主義！”

那美國兵除去了帽子，喊着：

“帝國主義，away！”〔滾開！〕

沈方吾向那美國人跳過去，提起了自己的落

下去的褲子，很快地說：

“俄羅斯共和國。中國共和國。美利堅共和國，
糟。日本人，糟。一定要赤色的共和國。”

向四周望着，蹣起了脚尖，慢慢地舉起了大拇指，他說：

“很好。”

凡爾斯希寧發命令：

“該給他吃點東西。接着把他帶到大路上去放
了他。”

那押解的老人問：

“要不要把他的眼睛包起來帶出去？這樣他不
會帶什麼人過來。”

農夫們喊着：

“用不到。他不會賣我們的。”

9

那些游擊兵，微笑着，吹着口哨，重新把槍背在肩上。

奧考洛克把自己的褐色的鬚髮翻到後面，用一種像蜘蛛網一樣細的聲音唱着：

我要把我的憂鬱消散在綠色的草原。

我的憂鬱，你長成細細的小草吧！

不要枯啊，不要殘啊，好好地開花啊！

接着，一種歡樂而急速的聲音抑揚頓挫地唱起來：

我逍遙地走去，我走進了花園，
多少的葡萄，多少的櫻桃，多少的梨子！

成百的像海風一樣的粗糙的聲音，在山徑上，
在樹林上，在羣山上，昇起來，散出去：

我逍遙地走去，
我走進了花園，
啊……啊……啊……

那些游擊兵，像行婚禮時一樣地，在沙丘上
走着，一邊還咒罵着，口哨着，呼叫着。

第六天日暮了。

夕暮的樹林吐出了一片使人頭痛的溫柔的氣
味。

三·

在城中

10

在寬大的稻草蓆上，是一堆堆的比目魚，像濕繩子一樣的鰻魚，鱸魚和狼魚。天空，房屋，都映在魚鱗裏。魚的鰭還保留着大海的慘淡的顏色——黃金色和紅玉石，鮮黃色和暗橙色。

那些無感覺的中國人，望着那一堆魚肉，好像分娩一樣地，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喊着：

“買呀！盧斯加上尉，買呀，買呀！噲！”

那滿身是黃色的泥濘，發着爛泥臭的邦特弗里·時諾波夫，是坐在碼頭的浮橋的小船上，不滿意地說着：

“這中國人不知在說些什麼，他祇不過是在賣

魚罷了。”

“你自己試一試嗎，老兄？”

“我們的事是把什麼都破壞了。這是這樣！可是重新建設呢？能夠找到一個懂事的日本人就好了！”

那水手把自己的腳浸到水裏去，玩着浪沫，問道：

“幹什麼呢，日本人？”

他的頭是圓的，像雞蛋一樣地光滑，他的耳朵是骯髒而分開的。他縮在他的短褐，他的太寬大的褲子和他的柔輓的衣袖之中——好像浮橋被大海包圍着一樣。

“這簡直是一個怪東西，”時諾波夫想。

“日本人，我弄得到。我找得到。這裏日本人很多！”

時諾波夫從小船中走了出來，從那像百衲被一樣斑駁的羣衆的肩頭，望着那打着鈴的電車，泰

然自若的中國人的黃色和青色的短衣，彎身向那水手低聲說：

“要一個特別的日本人。不是這裏的這種日本人。要寫點文章，印刷了，并在城裏張貼起來。要這樣的人。軍隊裏也要。”

他想起了那張滿是看不懂的記號的微黃色的紙來，便和善地微笑着：

“他們會懂的！老兄，我們曾經使一個美國人感激得流眼淚！他哭得像一只漏水的水桶，是呀……”

“或許是爲了害怕而哭的吧？”

“絕對不是！是要緊的是應該使人懂得人生。沒有說明，我們能向他要求什麼呢？”

“這樣的一個日本人倒很難找。”

“我正是這樣說呀。老實說，祇能碰巧了。”

那水手踮立在腳尖上，望着羣衆。

“這樣許多人！或許會有一個好日本人，可是

怎樣去找他呢？”

時諾波夫嘆了一口氣：

“這真不容易。特別是在我。我一個人也看不出。我的頭簡直像是在教堂的合唱隊中一樣，在裏面的人們走了進去，別的人們祇能聽着。我一點兒也不懂。”

“現在這樣的事很多。”

“否則便沒有辦法。當你走一條山路的時候，你萬萬不可向旁邊望，一望你便頭昏了，於是你便落到懸崖下去了！那便完了！完了！”

穿得很整潔的加拿大兵微笑着走過。日本人默默地走着，像用蕪菁刻出來的傀儡一樣。穿着銀飾的衣服的白黨們，響着他們的刺馬輪。

海水沉重地撲在花崗岩上。那濕着浪沫，吐着魚腥的風，梳起了馬的鬃毛。在港口裏，灰百合色的船隻，白頭的中國帆船，和漁夫的小船，都閃着光，像織在棉織物上的花紋一樣。

“多麼的荒涼啊！啊！這簡直不是俄羅斯！”

那水手跳了起來，大笑着：

“等着，讓我們給他們來一手。”

“走嗎？”時諾波夫說。

“走吧。”

他們走上北京路去。

家屋的門戶中傳出了烤肉，大蒜和脂油的臭氣來。兩個中國販子，用皮帶把布匹縛着背在肩上，望着這兩個俄國人蠻不講理地笑着。

時諾波夫說：

“他們倒高興，畜生！而我的肚子裏卻好像有人在那裏造屋子似的。一定要教訓他們一頓！”

那個穿着精美的短褐的水手聳着肩，咳嗽着。

你可以說那巨大的海邊的城是在過牠的日常生活。

可是零落的苦惱把人的臉，動物，房屋，甚至大海，都遮滿了瘡。

你可以從咖啡館的燦爛的玻璃窗間，望見那些軍官好像要鑽進杯子裏去似地拚命在喝燒酒。他們的肩是疲倦了，屈曲了，瘦瘦的眼皮時常下垂到眼睛上去。

那些像沒有葉子的樹枝一樣瘦細的衰老的馬，跛拐地曳着馬車，車上不裝槍砲和軍械，卻裝滿了從奧姆斯克送出來的骯髒的衣衫。大家都覺得這些衣服是從屍身上剝下來的。

在最近一次變亂中所半毀了的房屋的斑點，像肥皂水似地刺着眼睛。房子並不是，可是大家都看見牠們，好像全城都被炸彈炸毀壞了。

和平時完全兩樣了，大海異樣地波動着。和平時不同地，海風用牠的碧石的翼翅輕撫着全城。

那從容自若的水手，帶着一種有點自滿的神氣，向軍官們行禮。

“你不害怕密探吧？”他問。

時諾波夫正在想着日本人，這時便從沈思中

脫了出來，急急地回答：

“不。我心裏有點別的事。開始的時候我是很害怕的，後來也就慣了。人們現在等待着布爾塞維克，認識我的人默不作聲，只怕復仇。”

他狡笑着：

“我們使他們多麼害怕。他們要十年纔能恢復呢。”

“你自己也害怕啊！”

“是的……你們那兒捉了許多人去嗎？”

“三個。”

“但……到我們沙丘那裏去吧。”

“石頭，樹林……我不歡喜這些……我會感到無聊。”

“那倒是真的。用了那種石頭，我們可以拿來造漂亮的屋子。完全像在美國一樣。在那裏，我們不能舒舒服服的吃，舒舒服服地睡。那些農民，他們滿不在乎。我呢，我也無聊起來。可是我們就要

到城裏來。”

“來吧。凡爾斯希寧呢，他以爲怎樣？”

“凡爾斯希寧，他是雲。在起風的地方，他便帶着雨去了。農民們所到的地方，凡爾斯希寧總也在那兒。”

11

祕密的革命委員會主席 泊克列伐諾夫 同志，正在削一枝鉛筆。他是一個矮小的人，生着滿臉的雀斑，帶着玳瑁邊眼鏡。在眼鏡的玻璃上，陽光像小刀的刀鋒一樣地閃着光。

“時諾波夫同志，你倒是常來的，”泊克列伐諾夫說。

時諾波夫把被風和水所龜裂了的手指放在桌子上，鈍重地說：

“弟兄們都願意做工作。”

“偏偏別人不讓 他們做。別人把你們 大罵一頓。我自己也覺得很麻煩，好像我要和一個有錢的

女人結婚似的。”

“我們會通知你們。”

“等也等夠了。要吐出來。老是向車輛開槍，放火和打哥薩克兵……那裏有一輛鐵甲車。日本人……”

“這都會完結的。”

“這我們也知道。假如那是不會完結的，也用不到拚命了……我們想炸掉那座橋。”

“很好。應該先下手。是呀，很好。”

“我們想傢伙，和一個人。一個我們少不了的會造炸藥的人。”

“我們就派一個人來給你們。人和炸藥 幹吧。”

他們靜默了。泊克列伐諾夫困難地呼吸着。

“你們沒有組織過嗎？”

“怎麼說，我們之間嗎？”

“不，不是內部組織。”

“啊！那種組織什麼地方都沒有的。”

那革命委員會主席搔着肘子。他的頰兒的皮膚是不健康的，好像一生沒有睡眠，可是在他身上的某一部，很深地，卻有一種歡樂在顫動着，而這歡樂的顫動，像在孕婦的肚子裏的嬰孩的衝動一樣，使他的頰角發紅了。

那水手向他伸出手去，把他的手緊緊地握着，好像要把他的手擠出水來似的。他走了出去。

時諾波夫走過去，低聲地問：

“農民們想知道什麼時候起事。我們那裏有三千多人可以到這裏來幫助你們。都是經過德國戰爭的老兵。你們有了什麼計劃沒有？”

他分開了手臂，好像要攙起桌子似地，疲倦地喃喃自語着：

“對日本人發一通宣言吧。使他們的心燃燒起來。我們曾經對一個日本人講過，他聽了我們的話簡直流出眼淚來了。”

泊克列伐諾夫的胸膛是凹進的，他用一種低

弱的聲音談着話，他的帶眼鏡的眼睛是溫和的。

“那便怎樣，我們在這裏打算……我們要審慎。”

時諾波夫突然可憐他起來了。

“你是一個好人，可是做首領呢……他想着。他希望看見一個裸體的首領，一個高大，健康而沒有鬚的漢子，而且不知道爲什麼，是禿頂的。”

桌子上攤着一份報紙，上面放着黑麵包，臘腸片，而在旁邊，在一隻青色的碟子裏，是兩個馬鈴薯和一小塊的糖。

“簡直是鳥兒吃的東西，”時諾波夫不愜意地想着。

泊克列伐波夫把自己的沒有剃乾淨的頰兒自上至下地在肩上擦着，一邊說。

“在規定的時間，叛變的兵和工人會襲擊電車。他們會割斷電線，占領機關。”

泊克列伐波夫像唸一通電報似地說着，因而

時諾波夫便十分高興了。他搖動着他的鬚鬚，急急地說：

“啊！……這趟可不會失敗了。你們已經着手進行了……”

“其餘的事都由革命委員會來辦。指導作戰的是革命委員會。”

時諾波夫把自己的滿溢着力量的手擱在桌子上，問道：

“這樣就完了嗎？”

“在此刻，這樣就完了。”

“真是太不充分了，同志……我發誓說，太不充分了……你聽呀；噲……”

伯克列伐波夫用手指撫起他的衣裳的一個個的鈕子來，他的臉兒蔽滿了斑點，好像受了侮辱一樣。

時諾波夫低聲說：

“不應該把農民們忘記了啊。也應該把他們叫

了來啊。不然我們便老是在沙丘上，像擱着壞了的蛋的母雞似的。我們人很多 … 幾千幾千的人”。

“日本人有四萬。”

“那是真的，他們能把我們像捫虱子一樣地弄死。不過，那也可以來一下。”

“誰？”

“大家。農民們願意這樣。”

“你真是太社會民衆主義的了，時諾波夫同志。你還帶着泥土的臭氣。”

“你卻帶着臟腸的臭氣。”

泊克列伐諾夫大笑起來。

“喝點伏特加酒嗎？”他問。“可是不要逗留得長久，不要罵政府。他們是在偵探着。”

“我們是祕密地幹的。”

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後，時諾波夫便拚命地流汗了，他用一塊食巾拭着臉，打嚏着說：

“老兄，不要生氣，說下去吧。你起初使我不高

興，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好一點了嗎？”

“還好。我們要去炸掉那座橋。還有一輛鐵甲車。”

“在那裏？”

時諾波夫分開了兩臂：

“在鐵路線上。……他們稱牠為一千四百……號。牠殺了無數的人。或許竟有一百萬吧。我們要把牠……”

“推到水裏去。”

“為什麼要把牠推到水裏去？應該公事公辦。那是公物。我們要把牠拿過來。”

“牠是裝着槍砲的啊！”

“那算什麼。只要是應該幹的，什麼都不怕。”

時諾波夫懶懶地搖着頭：

“你的伏特加酒大兇了。我的頭像泥一樣，聽不懂人聲了。牠不聽號令了。”

他提起了腳踏在門檻上，說道

“再會，你真是一個走在前面的人。”

泊克列伐諾夫切了一段臘腸，喝了一點伏特加酒，望着那爬滿了蒼繩的牆，說：

“是的……這倒是真的……”

於是，快樂地微笑着，他拿起了一張紙，用一枝破筆寫起給叛變的兵的訓示來。

12

路上，在欄柵邊，時諾波夫見了一個日本人。

那個戴着有紅遮陽的軍帽，穿着黃色的脛套的兵，帶着一個洋磁的長盆子。那日本兵生着一張殘忍的小嘴，和像蚱蜢的翼翅似的稀少的小鬍子。

“等一會兒，”時諾波夫說着拉住了他的袖子。

那日本人擺脫了胳膊，兇狠狠地說：

“咄，幹什麼？”

時諾波夫扮了一個鬼臉，學着他說：

“幹什麼？虱子。我爲你的好，你倒說：‘幹什麼？’你相信上帝嗎？”

那日本兵把眼睛合上了一半，從他的那像塔頂似地起皺的眼皮下，望着時諾波夫，他把他從左肩看到右肩，接着又望下去看他的皮鞋，看見了乾了的黃泥，便扮了一個鬼臉，用一種噁聲說：

“俄國畜生！噓……”

於是，挾緊了他的盆子，他便從容地走了開去。

時諾波夫追望着那人腰帶上的光亮的小鈕子，接着，他憐惜地說：

“你是個傻子，我對你說！……”

四·

中國人沈方吾

13

三天之後，那水手安尼西莫天把自己的身體壓在一輛用竹編成的馬車上，來到了凡爾斯希寧的軍隊那兒。

他的前額在蚊子的刺螫之下發着燒，他的頰兒的一邊是有着傷痕，而在他的胸前，一條紅領結舞動着。

他從小馬車上喊：

“同志，城裏叛變了！……去呀……奈賽拉索夫上尉已奉命立刻開了他的鐵甲車去了……工人已罷工了，總之，我們去吧，沒有第二句話。我們把鐵甲車交給你們去對付……我呢，我要去組織民

軍。

於是那快樂的水手便長驅到山間去了。

沙丘上的雲像是一條紅色的飄帶。

14

要講出沈方吾怎樣會恨起日本人來，那是太長了。他有一個妻子，一個家庭，一所堅固的屋子，而在屋子後面，還有一片高粱和玉蜀黍的田。

當北雁南遷的時候，在一天之內，一切都消失了。

沈方吾讀着‘詩經’，編着蓆子；可是他把書丟到井裏去，而且忘記了蓆子，他在叛變的紅色的路上追隨着俄羅斯人。

沈方吾在海岸的沙灘上休息着。地是熱的，空氣是熱的；太陽好像透過了身體燒着沙土。

腿正在水裏玩弄着，忽然，那好像剛擠好的鮮

牛奶似的水波，望褲子裏和短襪下鑽了進去，沈方吾提起了腿，咒罵着：

“操你的奶奶！……”

沈方吾不聽那生着大鼻子和濃鬍鬚的俄國人所說的話。沈方吾已殺死過三個日本人，現在，這中國人是不願望什麼了，他很快活。

在貨車邊，是裝甲的機關槍，槍。

在一輛蓋着破碎的遮布的低輪貨車上，一個受傷的人在呻吟着。阿扶道季亞·斯節欽珂華強迫他喝了一杓水，一邊還不斷地說：

“不要嚷，過一會兒就好了！”

一大羣流着汗的人在貨車之間擁擠着。你竟可以說馬車因為擠在人的身體間，也流汗了。濕着涎沫的紅嘴唇，在鬍鬚之間發着亮光。

“哦！哦！哦！”

凡爾斯希寧全身感到痛苦，好像這種聽不清楚的喊聲用刺刀穿透了他的身體一樣；也聽不出

自己的呼喊聲，他大喊着：

“不要把土地讓給日本人……完全奪回來……不要……”

他怎樣也不能閉嘴。他老是覺得不足夠。他找不出別的話來：

“不要！……”

羣衆也和他同聲喊着：

“不……”

羣衆一會兒靜了下來，呼吸着。

風帶了酸臭的汗臭來。

游擊隊的人們已集會起來了。

伐斯加·奧考洛克的像向日葵一樣圓的臉兒沉沒在羣衆之中，他的被熱度所逼裂了的嘴唇，在喃喃地說：

“這樣許多人……這樣許多人，幾百萬人，同志們！”

那活像一匹直立起來的馬一樣的，高大而強

健的凡爾斯希寧，立在一棵樹根上，狂喊着：

“最要緊的是不要讓他們……蘇維埃的軍隊不久就要到了。等待着，不要讓。”

像被網住的魚投到魚囊中去一樣地，大家都抓住了這句話：

“不要……”

好像這話就要碎裂了，好像有什麼像颶風一樣可怕而不可了解的東西就要顯出來了。

這時候，一個穿着肉色的綢短衣的矮小的麻面的農民，兩手緊抓着肚子，用一種尖銳的聲音說出來：

“不錯……不錯……”

“彼得格拉特是幫我們的……不在乎……土地不是屬於他們的！不要怕……日本人，那算不了一回事……簡直算不了一回事……”

“不錯……不錯……”那矮小的農民吼着。

密密叢叢的流着汗的農民們，壓倒了他的喊

鐵甲車。

聲：

“不錯……不要……啊……哦！哦！哦！唔！
……哦！哦！”

15

散會之後，尼基達·凡爾斯希寧喝了一盤燒酒，便走到海灘上去。他在那中國人旁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縮進你的腳吧，你會把你的褲子弄濕了。你爲什麼不來開會，方吾？”

“我用不到……就是不去開會我也全知道……全知道……”那中國人說。

“把你的腳縮進了吧，噲！”

“不要緊。太陽還很熱。不要緊。”

凡爾斯希寧皺着眉頭，從那中國人的肩頭望着海，一個個字咬得很實地，嚴重地說：

“有許多擾亂，死了許多人，全是白白地死的。方吾，我的心像一隻在寒冷中的小貓似地啼哭着……是的……我們要去炸掉那座橋，然後該把牠重造起來……”

凡爾斯希寧縮進了他的肚子，他的肋骨從他的短褐間突了出來，他彎身向着那中國人，臉兒淒暗地問：

“你呢，你的意思怎樣？嗯？爲什麼這樣的？”

沈方吾扣着短衣的鈕子，害怕地匍行着走開去。

“我不知道，尼基達！我不知道。”

凡爾斯希寧彎身向着那個用沉重的靴子在沙上印了深深的足跡的匍行着的中國人，不希望回答地憂鬱地問：

“你爲什麼不說話了？噲！”

那中國人有了一種站不起來的印象，他喃喃地說：

“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

凡爾斯希寧感到疲累，在一塊石頭上坐下：

“他媽的！什麼人也一點都不知道！人們醒了，人們像狂人一樣地奔跑着，以後呢？”

他攤在石頭上，疲憊地對那走近來的奧考洛克說：

“還是大家變瘋了呢，還是我……”

“什麼事呀？”

“大家都走到死路上去。”

“怎麼？”

“呃，去奪鐵甲車。送死去！呃，人們走到死路上去，像雪在熱度下消融一樣……”

奧考洛克吹着口哨，喃喃地說：

“你可憐他們嗎？”

時諾波夫走了過來，臂下挾着一頂便帽，帽裏滿是文件。

“你得在命令上簽字啊！”

凡爾斯希寧畫了一個大V字，還在旁邊劃了一條長而粗的線。

“以前要我簽名就使我為難，而現在，這事竟臨到我頭上來了，我畫一個字母和一條線就算了……現在別人認識了牠了。”

奧考洛克又說了一遍：

“你可憐他們嗎？”

“誰呀？”時諾波夫問。

“那些死了的人。”

時諾波夫把紙片塞近帽子裏去，說道：

“這全是傻話。用不到可憐他們。別的人會生出來的。”

凡爾斯希寧嘎聲地回答：

“只要是好鑰匙就好了。可是假如應該用別的鑰匙來開門便怎樣呢，老兄？那麼，怎樣？”

“那麼你為什麼要打過去呢？”

“我可惜土地。日本人要把牠奪了去。”

奧考洛克輕蔑地笑着。

“噲，你們這些土地的守護人！走你的吧……”

“你爲什麼罵人？”凡爾斯希寧發怒說。“有的人愛海，有的人愛地。地是更堅固一點。我自己就是打魚出身的……”

“預言者快要……”

“可是打漁呢，現在是完了。”

“爲什麼呢？”

“回到海上去受苦是不值得的。我還是耕地好。城市欺騙了我們——簡直是一個肥皂泡——我們不能把牠塞到自己的袋子裏去。”

時諾波夫想起了城市，革命委員會主席，港口上的人們，電車，房屋的生動的影子，於是，他便不滿意地說：

“我們用不到你的土地。我們可以在全世界中把土地收沒了分配給勞動者。你懂嗎？”

奧考洛克傍着那中國人在上沙躺下去，用脚

掘着沙，一邊說：

“如果我們槍斃日本的天皇，那他們準要鬧起來！那可有趣了！方吾，不不是等待着這回事嗎？愛哥里契，你以為怎樣？”

“我們瞧吧，”那不勝麻煩的凡爾斯希寧說。

在沙灘的上面，是海岸的斷崖；在遠方，是羣山。橡樹，草地。

在一塊岩石的上面，是一個穿着黃色的衣服的人；在松樹的樹幹上，有一粒樹脂；一個哨兵。

凡爾斯希寧踏着沉重的步子，在貨車之間走了過去。

沈方吾說：

“他瘦下去了，是嗎？”

“就會好的，”奧考洛克點着一支紙煙，這樣說着安他的心。

沈方吾同意於他的話：

“不要緊的。”

16

那個穿着肉色的短褐的矮小的農民，拉住了凡爾斯希寧的衣服的邊，把他拉到一旁，神祕地低聲說：

“我懂得你。你當我是一個傻子。你祇使他們懂得，他們便會相信而向前進了。主要的是信仰……國際那個東西……”

他瞬着眼睛，再放低了聲音說：

“我呢，我懂得。沒有什麼。在一個異乎尋常的字眼裏，可以什麼好的意思也沒有的。字眼應該簡單，譬如我們說‘田’吧。這個字眼很好。”

“好字眼使我頭痛。”

“你說謊。你以後還會說這個字眼。把這字眼放進他們的頭腦裏去吧。其餘的可以瞞過不說。別人總是這樣辦的。有的人歡喜用大的尺度，他們是這樣的種族。——他們不願意用‘凡爾斯丘克’去計算，卻要用‘凡爾斯特’去計算（譯者按 Verschok 及 Verst 均係俄度名，一 Verst 等於二萬四千 Verschok）……這樣行嗎？……讓他們去用‘凡爾斯特’計算吧……可是你呢，你是知道應該用什麼尺度的，噲！噲！噲！”

那個傢伙便像對同學似地拍着他的肩。

凡爾斯希寧混身發着燒。他躺在一輛馬車下，想睡一會兒，可是睡不着。

他一躍而起，束緊了腰帶，用那燉在一個鐵罐裏的溫水洗了一個臉，便去召集那些年輕的弟兄們。

“來操練，弟兄們。快點！”

那些臉兒像肉凍一樣茫然若失的青年人，順

從地聚集起來。

凡爾斯希寧把他們排成隊伍，發令道：

“立正！”

喊了這個口令，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像人一樣的棋子裏的兵了。

“向右看齊！……”

凡爾斯希寧叫那些青年人一直操到夜間。他們都流着汗，望着太陽，恨恨地服從着。

“向左半轉。當心。我們要去襲擊日本人！”

一個青年人可憐地微笑着：

“你怎樣了？”

那個青年人，瞬着他的被海的鹽氣所薰褪了色的眼皮，怯生生地說。

“那裏去，日本人那裏？還不如把我們自己所有的保守住吧。別人說，日本人那裏是有海的……而且水是熱的……基督教徒不能喝那裏的水……”

“傻子，他們也一樣是人！”

“那麼爲什麼他們是黃色的呢？這可不就是別人所說的爲了熱水的原故嗎？”

大家都哄笑了。

凡爾斯希寧走到隊伍前面，憤怒地發命令：

“中隊，開槍！”

槍機的聲音。

一個躺在馬車下的農民，抬起了頭，說道：

“他在教練他們！他真是一個好傢伙，這凡爾斯希寧。”

另一個睡沉沉的人回答：

“他是石頭，岩石。將來一定會做一個大委員。

“他嗎？一定的”

五..

奧巴勃少尉

17

那個疲憊的哥薩克兵回答：

“很好……帶着文件……”

那個農民直站着，身體是矮矮的，一塊好褐色的手怕似的鬍鬚，把他的胸膛遮住了。

那個哥薩克兵，拿着那封套，補一句說：

“藏在靴子裏！”

那疲倦地把肘子支在桌子上的車站站長，便問起那個游擊兵來了：

“你是那一隊的？……凡爾斯希寧那一隊的嗎？”

那抑制着自己的焦燥的奈賽拉索夫上尉，用

手掌撫着衛兵室的骯髒而發臭的長凳，打着寒噤。他很想走開去，可是那在旁邊嗒嗒作聲的電報機，卻不讓他走：

“或許……一道命令……或許……”

那站長翻着那發着鈍光的紙片，疲憊地問：

“多少？……什麼？在那裏？”

當門軋響着的時候，牆上的石灰落了下來。

奈賽拉索夫想，那站長在裝做鎮靜。

“他想買我們的歡心……鐵甲車，老實說……”

他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種像熊吞了一塊裝機括的冰時所感受的那種苦痛。冰融化了；機括彈了開來，把腸一寸一寸地裂斷……

那農民低聲說着；但是當他說到：

“別人講我們的人已佔領了城”的時候，他嚴肅地把身體挺直了，可是，重又被苦痛所襲，他把他的眼睛掩住了。

小窗中露出一個女人的酡紅色的臉兒來。

“站長先生，城裏沒有回答。”

“別人說，不用槍打死他們了……卻用棍子……”

“什麼？”那紅色的臉兒問。

“去做你的事吧，不干你的事！上尉，你聽見了嗎？”

“可能的事……什麼都是可能的……可是我想……”

“怎樣？”

“我想游擊隊的人已把電線割斷了……就是如此而已，他們把電線割斷了。”

“我倒不這樣想。雖則……”

當上尉出去走到月台上的時候，站長疲累地把自己的身體靠在窗上，高聲說：

“把這囚犯帶了去吧。”

那個生着褐色的鬍鬚的農民是坐在車子裏，

一動也不動。血色已離了他的臉，現在，他的臉和他的手，是像潮濕而灰色的陶土了。

當他們槍斃他的時候，兵士們好像是向着一個屍身開槍。所以在執行死刑以前，一個兵可能這樣說：

“現在脫下了你的靴子吧，否則以後……”

那農民用一種習慣的手勢脫了自己的靴子。從他的傷口迸射出來的血，看起來真是可怕。

奧巴勃帶了一隻小狗到車上來——瘦小的畜生。那畜生開始亂爬起來，從大手掌爬到凳子上，接着便嗚嗚地叫起來了。

“幹什麼？”奈賽拉索夫問。

奧巴勃不自然地笑着：

“這是生活。在村莊上，我們有牲口。我是巴爾拿烏爾地方的人。”

“這是沒用的……沒用的，少尉。”

“何以呢？”

“這裏，誰想到村莊呢？你是奧巴勃少尉，是的，是一個白黨，是一個金肩章的軍人。是革命的敵人。如此而已。”

“而且……”奧巴勃用一種殘忍的音調說。

大尉帶着一種特殊的快樂補說下去：

“正因為這樣——革命的敵人——所以你便不得不去破壞革命。”

奧巴勃望着自己的膝頭，自己的多骨的大手，用一種很慢的啞聲說：

“傻！我們要拿這畜生來做麵吃。”

在這開動着的車子裏，熱得要悶死人。身體流着汗，手黏着壁和凳子。

祇在下車去槍斃那個生褐色的鬍鬚的農民的時候，纔有一陣微微的風吹進車子去，使人們稍稍清醒了一點。一角鐵色的天顯出來了，其次是榛樹的被燒過的枝葉。

那頭小狗在哀啼着。

上尉在車子裏很快地走着，用一種像婦女一樣尖銳的聲音咒罵着。兵士們的臉兒都是疲倦而緊張，上尉濺着涎沫喊出來：

“閉嘴！不要響……閉嘴！……”

兵士們愈加張緊了額骨，他們害怕着自己的激急的思想。在上尉的喊聲中，他們好像覺得有一個不守軍紀的人在炮和機關槍邊呻吟着。

於是他們熱病似地向自己的周圍望着。

那些遮掩着脆木板的鋼板，順着那像火柴一樣直的鐵軌滑過去，向東方去，向城市去，向海去。

18

沈方吾被派出去做偵察兵。他把向日葵的種子倒在一隻柳條編成的籃子裏，籃底裏放着一枝手槍；在賣着向日葵的種子的時候，他快活地狡猾地微笑着。

一個穿着有兩條銀線的黑軍褲的軍官，看見了那中國人的快樂的臉兒，轉身向他很快地說：

“你有什麼？科加因嗎？（譯者按 科加因是瑪璉一類的麻醉劑）

沈方吾垂下了他的像綢一樣細的眼皮，好像他沒有科加因是很抱歉似地，回答道：

“沒有！”

那軍官嚴肅地挺直了身子。

“那麼你在賣什麼呢？”

“香瓜子！”

“那是賣給猶太人的。”那個軍官說着走了開去。“我要把你們這些東西全絞死！”

一個胸膛狹窄的兵，縛着青色的打脚布，穿着一件像病人睡衣似的垢穢的長衣，是坐在那中國人的旁邊，他講着：

“中國老哥，在我們謝米巴拉金斯克縣那裏，西瓜是非常特別的。中國的西瓜那裏比得上牠。”

“好，”那中國人同意於他。

“我很想回家去，可是人們卻把我帶到海這面來。”

“去吧。”

“那裏去呢？”

“家裏去。”

“我累了。如果有人帶我去，那倒可以。一個人

回去，我是沒有力氣了。”

“要香瓜子嗎？”

“什麼？”

那中國人搖着籃子。向日葵的子簌簌地發着聲音。一片焦氣。

“俄國人的頭腦裏有許多香瓜子。空的聲音。”

“什麼聲音？”

“空的香瓜子的聲音。”

“你要什麼呢，難道要在頭裏放一塊石頭嗎？”

那中國人動着嘴唇表示贊同，一邊指着一個闊肩平胸的軍官問道：

“他是誰？”

“老和尚啊，他是奈賽拉索夫上尉，鐵甲車的統帶。他們叫鐵甲車開到城裏去，於是他就動身了。游擊隊要到這兒來殺死我們，是嗎？”

“好。”

“對於你和我，什麼都是好的，我們應該明智

保身纔是。”

一個帶着一個露出烏毛的袋子的黃眼睛的青年人，在那中國人面前站住了，快樂地說：

“生意好嗎？”

那中國人立刻站了起來，跟了那青年去。

鐵甲車是在第一條路線上。難民們苦痛地貪看着牠，膽小地低語着。疲累的哥薩克兵經過。一個長着灰色長鬚的老人在蓄水處旁邊嗚咽啼哭着，而在他拭着眼睛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他的小小的乾淨的手。

一個兵經過，帶着一種好奇心和一種祕密的滿意向四周望着；他向那裝滿了發着臭氣又好像是起銅綠的銅的水的水桶看了一眼：

“什麼生活！”他戀戀地說。

19

夜間，空氣變成幾乎不能呼吸的了。一陣陣的酷烈的暑氣，從像森林一樣黝黑的暗暗的田野間昇起來；嘴唇感到這暑氣好像是溫水一樣，你竟可以說每一口呼吸都充滿了濕的黏土。

黃昏是像瘋人的思想一樣地短促。突然地，夜來了。天上滿是火花。火花跟隨着機關車，機關車拔着鐵軌，又哀啼着。

從山後面，樹林襲擊過來了。牠們似乎想壓倒你，像羊壓到一個甲蟲一樣。

在這樣的時候，少尉奧巴勃還是吃着。他忽忽忙忙地從一隻布袋裏拿出雞蛋來，剝了殼，塞進嘴

裏去，還有麵包，牛油和肉。肉呢，他愛燒得半生半熟的，他躺在被上喝着酒，把肉用門牙嚼着。可是在內心裏，他像從前一樣地感到熱和飢餓。

馬弁燒着茶；在停車的時候，他帶上幾筐的食品來，昏亂地做他的報告：

“城裏沒有信息，我的少尉。”

奧巴勃默不作聲，把籃子拿過來，用他的多節的手指從籃子裏拿出麵包來，假如他不餓，他也快樂地把麵包捻碎了，丟得遠遠的。

奧巴勃把那頭小狗放在地上。不動地茫然地望着牠。他混身流着汗。

特別麻煩的是當頭髮也出起汗來的時候。

那隻狗，牠也流着汗，嗚嗚地叫着。緩衝機軋軋地響。鋼鐵也響鳴着，好像有人在給牠打絞釘……

奈賽拉索夫在自己的車廂裏可憐地獨自個喃喃地說：

“我們會通過的……滾吧！不受指揮！……滾蛋吧！”

可是正和前一天一樣，那鐵甲車一哩一哩地吃不飽地吃着，簡直像奧巴勃一樣。揚旗手的小屋很快地飛過，而那邊，那消失在田野，風和海之間的沉默而可怕的城，在鐵軌的那一端生活着。

“我們會通過……”，上尉吐着唾說；於是他便去找司機人。

那個烏黑的，神經質的司機人，振搖着全身，向奈賽拉索夫喊着：

“走開吧！走開吧！”

那上尉不知不覺地扮了一個鬼臉，用話語塞了司機的嘴：

“不要怕。這兒沒有游擊隊……我們一定能穿過去……再開得快點吧……而我們……即使……”

那司機人是一個烏發地方的志願兵，他對於

自己的害怕覺得可羞。

那司機人指着黑暗之處，說道：

“那條紅線……瞧見嗎？”

上尉望着那司機人的蒙着煙煤的眼睛，熱狂地想着那條‘紅線’。如果越過了那紅線，機關車便會爆裂，會發狂。

“我們大家……是的……機關車……”

一股煤和油的臭氣。

這使人想起了那些叛變的工人們。

奈賽拉索夫突然跳出了機關車，在各車輛間奔跑着，一邊高聲喊着：

“開槍！……”

那些兵士，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地，抓住了自己的腰帶，跑到機關槍邊去，向黑暗放射子彈。槍機的機械的動作使得心痛。

奧巴勃到了，嘴唇上是油脂，臉上流着汗，老是問着同樣的一件事：

“他們向我們開槍嗎？他們向我們開槍嗎？”

上尉傳令道：

“停止開槍！”

“去睡吧，上尉！”

全列車都奔着吼着——物和人。而奧巴勃車室中的那隻灰色的小狗，也吼着。大尉忽忽地點了一枝紙煙。

“滾蛋！你儘去吃吧。我們不是少不了你的……”

接着他銳聲喊：

“少尉！”

“有！”奧巴勃說。“什麼事？你找什麼東西嗎？”

“我們會通過的……我說……我們會通過的！”

“一定的。我們什麼都很充足。”

上尉放低了聲音。

“這不要緊。可是我們用什麼絞，絞誰？”

“我們嗎？我把他們……畜生……”

L尉喃喃地說着走到自己的車室裏去。

“是的。那是土地，那邊，在玻璃窗後面。等到……牠把你……咒詛……是嗎？”

“你還沒有發完你的牢騷嗎？我不歡喜這樣。應該乾脆些。”

“少尉，我們是明天的死屍。我，你，和在車中一切的人。我們今天葬了一個人，明天別人要來葬我們了……就是這樣。”

“你應該調查一下。”

L尉走到奧巴勃身邊，一邊很快地吞着空氣，一邊低聲說：

“銹了的鐵是修不好的。只能修鑄過……還活下去的人康健的人……而別的，那銹了的……我一生對於一切都有確信的，而現在，我好像錯了。在臨死以前認出自己的錯誤是好的。我已經三十歲了，奧巴勃。三十歲，而且我已有一個小孩子，伐

斯加。他有桃色的指甲，奧巴勒……”

那像美國的皮鞋頭一樣鈍的奧巴勒的思想
四面八方地散了開去。他留在後面，回到自己的地
方，拿起了一枝紙煙，而在沒有抽煙之前，他吐着
痰，先吐在地上，後來竟吐在關着的窗上，壁上，被
上；而當他的嘴乾了的時候，他便坐在榻上，茫然
地望着那隻在地上嗚嗚地叫着的濡濕的小狗：

“蛔蟲！……”

20

在天亮的時候，上尉跑到奧巴勃那邊去。

奧巴勃是俯睡着，肩高聳着，好像要把頭遮住似的。

“聽我說，”上尉躊躇地說着，拉着他的袖子。

奧巴勃轉過身來，像塞進被夾裏似地縮進了他的背脊。

“開槍嗎？游擊隊嗎？”

“不……聽我說！”

奧巴勃的眼皮是腫而且濕，他的眼睛有一種迷亂的目光，而且像是一件衣服的裂縫。

“奧巴勃，我難道不算一個人嗎？要曉得……”

我想接到……一封家信。如此而已……”

奧巴勃嘎聲地說：

“要睡。放過了我吧！”

“我想從家裏接到……可是他們不寫信給我……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可以寫一封信給我嗎，上尉，少尉？”

上尉不好意思地微笑着：

“是的，不讓我看見。”

奧巴勃一躍而起，撲的一下穿上了他的大靴子，接着便用一種嘎聲喊起來：

“這不是我的職務。是的，你沒有對我這樣說的權力！我自己也在巴爾拿烏爾丟下了……”

少尉站了起來說：

“炮沒有擦乾淨嗎？你就發命令吧！兵都喝醉了，而你，你倒來……你沒有這種權利！”

他擺動着手臂，縮進了肚子，說：

“你麻煩我。我不想埋怨你……我不埋怨你。”

“多麼憂鬱，少尉……而你……”

“你的小小的生命是生疥瘡的，你自己也是生疥瘡的。你在孩子的時候犯手淫，是嗎？你現在想得到柔情……”

“理解我吧，奧巴勃。”

“這不是我的職份。”

“我求你……”

少尉大聲喊：

“我不願意！”

他把這話說了好多次，而每一次都失去了意義：從喉嚨裏發出了些像敗逃的軍隊一樣的，巨而可怕的嘎聲。

“呃……不……”

他們兩個人你不聽我我也不聽你地各自大喊着，一直到聲音啞了，一直到聲音完全枯了。

那上尉疲累了，坐在一張凳子上，把小狗放在自己的膝上，悲淒地說：

“我從前以為……你是堅硬的。一塊岩石。而你卻不過是一塊一曬就融解的冰糖！”

奧巴勃開了窗，一跳跳到上尉身邊，使勁抓住小狗的項頸的皮。

上尉攀住了他的胳膊，喊着：

“我不許，我不許你丟了牠！”

那隻小狗嗚嗚地叫着。

“放了我……”奧巴勃悲哀地說，“……放了我……”

“不放！”

“放了我。”

奧巴勃拔出了胳膊，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去。

那隻小狗用牠的小小的腳在地上，在灰色的地上爬着，發出嗚嗚的聲音。牠好像是一個濡濕而爬動的斑點。

“可憐的小東西……”奈賽拉索夫說，突然，有

什麼東西在他的喉嚨裏動着，他的鼻子裏滿是鼻涕。他哭起來了。

21

車室裏電鈴響着。司機人在叫他。

奈賽拉索夫疲憊地喊：

“奧巴勃！”

奧巴勃在他後面走着，對於上尉的小步子很不滿意：

他說：

“這裏並沒有橋。他們怎麼啦？鐵軌被撬了嗎……游擊隊嗎？……城裏老沒有消息。傻！”

奈賽拉索夫好像認罪似地說：

“真出色……我們日子過得很好，無話可說。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的大號，只知道你姓奧巴勃

…… 對不起，那簡直可以說是一隻狗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西蒙·阿扶代易契。一個鄉下人的名字。”

那司機人照舊站在槓桿旁邊。他是乾燥的，神經質的，生着銅一樣的鬍鬚，而他的眼睛又是薰着煙煤。

他指點着鐵路說：

“一個人躺著。”

奈賽拉索夫不懂。他再說：

“一個人躺在鐵軌上。”

奧巴勃向外探首出去。司機人動着槓桿。風豎起了奧巴勃的頭髮。

“一個人躺在鐵軌上，上尉。”

那被少尉的平靜的聲音所激怒了的奈賽拉索夫，粗暴地說：

“停車！”

“我不能夠，”司機人回答。

“我命令！”

“辦不到，”司機人說。“你們來得太遲了。我們要等軋死了他之後纔停下來。”

“噲，那是一個人呀。”

“照規矩我不能停。火車會脫軌。”

奧巴勃哭起來了。

“絕對不應該停。好像我們是從來也沒有軋死人過似的。如果來一個人停一個人，我們一定還在新尼可萊夫斯克呢。”

上尉焦燥地說：

“我不來請教你。在軋過了之後停下來。”

“是，上尉，”奧巴勃回答。

這個簡短的回答更加激怒了上尉，他說：

“少尉，立刻去，給我做一個關於軋死的屍首的報告。”

“是，”奧巴勃回答。

司機人加快了速度。

車輛震動着。汽笛鳴着。那個在鐵軌上的人一動也不動。在黃色的枕木上，你已經可以看見他的短衣的青色的斑點了。

車軸在鋼鐵的踏腳板下發響着。

“完了，”司機人說。“我要停下來，我們瞧吧。”

奧巴勃解開了自己的粗布短衣，在風中吹着他的流着汗的身體，跳到了地上。司機人跟隨着他。

兵士們都在門口現身出來了。奈賽拉索夫戴上了他的軍帽，向車門口走過去。

在這個時候，樹林向火車射過一排響亮的排槍來。接着，又是一響單獨的槍聲。

少尉奧巴勃向前伸出了手臂，好像要沉下水去似的；接着，他突然沉重地滾到土堤下面去了。

司機人顛躑着，像一隻袋子似的，倒在車輪旁邊。他的項頸流滿了血，而他的鋼一樣的鬚鬚，是立刻灰白起來了。

“退後！回頭！”奈賽拉索夫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喊着。

車門的軋響聲掩住了槍聲。在各節車輛間，一個迷失在混亂中的兵奔跑着。在第四輛車邊，他被打死了。

機關槍拍拍地響起來了。

六..

鐵軌

22

好像找不到合自己的脚的靴子似地，他赤脚跑着。他的脚是和襪鞋一樣地大，而他的身體，正像羊的身體一樣，是小而且瘦弱的。

他很快地跑着，一邊望着自己脚下，好像趕小雞似地，喊着：

“快點，快點。他們等着。”

眨着眼皮，他問那些經過的軍隊：

“多少人？”

張開了眼睛，他使勁地向那直立在一個山崗上的凡爾斯希寧喊：

“格魯夏金斯基的人們，尼基達·愛歌里契！”

山麓下，樹林是疏稀的，赤裸的岩石在空地上開着花。在岩石後面，在東方，半哩的地方，是草莽，再過去一些，是那很像一個一望無垠的沒有十字架的墳場的，鐵路的黃色的路堤。

“米節夫的人們，尼基達·愛歌里契！”

凡爾斯希寧是站在被踐踏過的黃色的野草間，顯得十分沉鬱。他的頭好像野獸的頭一樣，是亂蓬蓬的，他的目光是因苦苦的行軍而枯乾了，他的胳膊是一點氣力也沒有。那慣於機械生活的邦特弗里·時諾波夫卻是泰然自若，快樂地站在他旁邊。時諾波夫說：

“許多人啊！”

他把手向前伸着，好像去抓一個裝置好了預備出發的機械的把手一樣：

“阿尼西莫夫的人們！索斯諾夫斯基的人們！”

紅頭髮的伐斯加·奧考洛克騎着一匹短腿的金黃色的馬，飛奔到山崗下面；他用鞭子擦着馬的

頸，大喊着！

“他們來了！準有五千多人！”

“還要多一些呢，”有人從空場中回答他。“如果我能夠算，我可以不折不扣地給你算出來。一百萬！”

他發狂地向來到的人們喊着：

“那一村的？”

裝着麵包的袋子是掛在人們的頸上和蒙古種的小馬的頸上。秋草和人的頭髮以及牲口的毛混雜着；聲音是長曳着的，像遷徙的鳥兒的聲音一樣。

“要動手嗎？他們等着……”

大家都知道：城裏已叛變了，一四六九號鐵甲車去援助白黨了；如果不把鐵甲車攔住了，叛變便會被日本軍壓平了，應該聚起來，一唱百和地說：

“應該打過去。”

“日本兵不願打仗了，”凡爾斯希寧走下來的

時候說。

沈方吾也爬了上去，好像從嘴裏抽出一條發音的彩帶似地，他長長地解釋着爲什麼今天要攔住那鐵甲車。

在那些染着金色和赤銅色的秋樹之間，延伸着農民們的身體的，污穢而發臭的線。羣衆轟轟地發聲着，你不會懂得他們爲何這樣轟轟地發聲着，是因爲快樂呢，還是因爲發怒。

“投票嗎？什麼？”肥大的參謀祕書問。

凡爾斯希寧回答：

“等一下。他們還沒有說暢。”

一個生着微微帶綠的鬍鬚，褪色而腫起的眼晴的老人，把自己的短衣拉到肚子邊，暴怒地向凡爾斯希寧喃喃地說：

“天曉得，你要到那裏去呢？嚶？”

“不要胡鬧，老伯伯！”

“我知道，你在殺上帝，聖尼古拉顯靈過了。他

說，海裏不會再有魚了。不會再有了。你爲什麼叫那些人造反呢，噲？我要重造我的屋子，你卻把我的工人都帶了去。”

“日本人要燒了你的屋子！”

“日本人，我知道，”那老人把鬍鬚濺滿了涎沫喃喃地說，“他們要我們歸他們的教。那些人全是傻子，他們不懂得。可是我們應該無罪地承諾，媽媽的！而暗地裏，……我們可以……信仰自己的上帝……欺騙聖尼古拉是不能赦免的，至於日本人，我們儘可以騙騙他們。”

那老人搖動着頭，好像在鎖一道牆，而他所說的那些話，人們覺得是很困難地說出來的，但是卻一點兒用處也沒有。

可是他呢，他卻把這些話像從一個鏽桶裏一樣地，從他的薄薄的嘴唇間倒出來，又喃喃地說了起來。

“走吧！”凡爾斯希寧粗野地說，“爲什麼把你

的上帝放到這裏來？你說……如果我們壽長一點……那些上帝，我們也很會發明幾個。”

“不要觸犯上帝，無賴！不要觸犯上帝！”

奧考洛克發怒着說：

“愛歌里契，丟他到水裏去！臭東西！”

他也走了上去，喊着：

“那麼，弟兄們，我們還是投票呢，還是怎樣？”

“投票吧，”在羣衆之中有一個人怯生生地說。

農民們轟轟地發聲起來了：

“投票吧！”

“還等什麼！”

“來吧，伐斯加！”

投票既畢，當人們決定了去襲擊鐵甲車的時候，你可以聽得在左面起了一種震耳的轟聲，像是一塊岩石滾落到斷崖絕壁之下去一樣。一片亂蓬蓬的煙，像一把極大的掃帚似地，向天空昇上去。

那肥大的祕書脫了自己的帽子。用一種報告

式的口氣向農民們說：

“發命令的是參謀：——炸了那座在莫克連加河上的橋。這樣鐵甲車便不能到城裏去。我們死亡共五人。”

農民們脫了自己的帽子，劃着十字。接着他們便到鐵路的堤上去守着。

凡爾斯希寧從灌木林向那鐵路堤走過去，走到了那上面，使勁地把自己的腳踏在枕木間，在那在西方發着光的鐵軌上之間，長久地向遠處望着。

“你怎樣了？”時諾波夫問。

凡爾斯希寧轉過身來，一面走下去一面說：

“在我們之後，人們會有一種幸福的生活了！”

“還有呢？”

“就是如此而已。”

時諾波夫捻着鬍鬚，快樂地說：

“那，那是他們的事。”

23

那個矮脚的人把胸膛靠在桌子邊，好像他的腿支撐他不住似地；他用一種嘎聲說：

“泊克列伐諾夫，這不是該做的事；你們的革命委員會一點也不把蘇維埃同盟的意見放在心上。起事是太早了。”

一個坐在一隅的工人痛苦地說：

“日本兵已宣布獨立了。然而我們不能等待他們回到島上去。我們應該奪取政權，那時他們便會走得更快了。”

那矮脚的人說：

“同志們，蘇維埃同盟並不望做壞事，我們可

以等一下。”

“等日本人……”

“來鎮壓農民們嗎？”

“我們已等夠了！”

會場是很騷亂。泊克列伐諾夫喝着茶，請大家靜下來：

“鎮靜些，同志們。”

蘇維埃同盟的代表抗辯說：

“你們毫不看重現在的時期。事實，農民們是迷信的，可是……。你們已到處派遣了煽動者，農民們向城市進攻，日本人是中立的，這是事實。可是即使凡爾斯希寧能攔住了鐵甲車，叛變也不會爆發的。”

“指點他。”

“胡說。”

“我請求發言！”

“同志們！”

泊克列伐諾夫站了起來，拿了一張紙，紅着臉讀：

“讓我把以下的事告訴你們：西伯利亞人民委員會命令，叛變定於一千九百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舉事。出發點為……砲兵團兵營……簽字的是……人民委員會……”

出去的時候，那矮腳的人向泊克列伐諾夫說：

“有人在監視我們！謹慎點……你不該派那水兵到城外去。”

“爲什麼？”

“他是一個歡喜多說話的人；天知道他會說些什麼！現在就得選擇幾個人。”

“據凡爾斯希寧說，他很熟識農夫們。”

“沒有人熟識農夫們。他是一個輕佻，無憂無慮的人；無憂無慮是農民們所歡喜的，那倒是事實。不去管他吧……你去開會嗎？”

“什麼地方？”

“在造船所。工人們願意看見你。”

泊克列伐諾夫臉紅了。

那人和他貼對地站着，劈面對他說：

“我抱怨你。可是沒有你，他們幹不起來。他們不相信話，他們要看見人。別人警備着……偵察兵……或許你會被槍斃，但是他們要看見你。爲要曉得他是我們一邊的人嗎？你開始是錯了。”

泊克列伐諾夫拭着自己的出汗的前額，把手插在狹小的衣服的袋裏，便在房間裏踱步起來。那矮脚的人從凸出的眼鏡裏追望着他。

“簡直是無稽之談！什麼事也不會出來的。”

那人嘆息着：

“隨你的便吧。那麼要我來和你一同去嗎？”

“什麼時候？”

泊克列伐諾夫的臉兒更紅了，心裏想着：

“害怕的是他。

這樣一想，他覺得十分失措了；他的手戰顫起

來了。

“在我是一樣的。隨便你什麼時候來吧！”

傍晚，那人坐着馬車來，在柵欄邊等着。從灌木叢望過去，你可以看見他的草帽，和他的像牙刷一樣的，剪短了的黃色的鬍子。馬用前蹄踢着地。

泊克列伐諾夫的妻子啼哭着。她的牙齒是尖銳的，她的臉兒是很紅的。她的眼淚好像是毫無用處的；看見牠們在那酡紅色的臉上和溫柔的頸上流着，是使人不快的。

“你弄得我精疲力盡了。我每天等待着他們來捉你那件事發生，以後，天知道……算了吧！不要去！”

她在房間裏來往地跑着，接着向門邊跳過去，抓住了門的把手，哀求着：

“我不讓你出去……如果你被槍斃了，誰來照顧我呢？黨嗎？革命委員會嗎？我討厭他們，那些混蛋！”

“瑪尼亞，謝米諾夫在等着我。”

“他是流氓。我不放你走，我對你講，我不願意！怎樣！”

泊克列伐諾夫走到門邊。他的妻子彎着腰，像風中的樹一樣；在曲折着的手臂上，在濡濕的皮膚下，筋肉突出着。

泊克列伐諾夫沒有辦法了，退到了窗邊：

“我真不懂得你！”

“你什麼人也不愛……也不愛我，也不愛你自己！巴山加！不要去！”

那矮腳的人從馬車裏說·

“不早了，伐西利·馬克西米契。天快黑了，店就要關門了。”

泊克列伐諾夫平靜地說：

“這是可恥的，瑪尼亞。難道要我跳窗嗎？我不能拒絕，別人會說我害怕。”

“你去送死。我不許。”

泊克列伐諾夫用手撫着自己的蓬散的短頭髮。

“那麼應該……”

他在他的短短的衣袋裏摸索了一會兒，拙笨地微笑着跳上了窗檻。

“發傻……辦不到的事。”

那女人用手掩住了臉，大聲哭泣着，跑出了房間。

“走了嗎？”那個男子問，於是他嘆出了一口氣。

泊克列伐諾夫似乎覺得有人在小房子裏啼哭。他拙笨地把手塞進衣袋裏去。可是紙煙匣不在那裏。他不好意思回去。

“你沒有紙煙嗎？”他問。

24

尼基達·凡爾斯希寧騎了一匹長毛的大腹的馬，穿過鐵路的灌木叢。

農民們是躺在灌木叢裏，長久地預備着，爭辯着。短衣的鮮明的斑點——成十成百地沿着十哩鐵路堤榮盛着。

馬是懶的。鞍是用一個袋子來替代。凡爾斯希寧的腳蕩空着，隔着那沒有捲好的包脚布，靴子擦得腳踵作痛。”

“噲，不准有女人！”他說。

各隊的頭目都站了起來，好像他們的軍容使他們安堵了似地，他們快活地問：

“城裏沒有消息嗎，尼基達·愛歌里契？”

“叛亂。”

“成功嗎？”

凡爾斯希寧用腳踵拍着馬，只想睡一會兒，便策馬遠去了。

“還好。大成功。主要的是這裏不要放鬆。”

農民們像在刈草時一樣地沿路堤站着。他們等待着。

鐵路線好像是不可解地赤裸的。這幾天以來，火車裝滿了難民，日本兵，美國兵和俄國兵向東方去。

一條線不知在什麼地方斷了，人們向各方面散逃着。人們說那些從沙丘上來的農民們搶劫難民們，這使人痛心。祇有第一四六九號鐵甲車在各站間馳走着，禁止兵士們丟了一切逃走。

游擊隊的參謀部是屯紮在換鐵軌的人的小木屋裏。那換鐵軌的人憂鬱地聽到電話，問車站道：

“鐵甲車就要到了嗎？”

他身旁坐着一個游擊兵，手裏拿着手槍，望着他的嘴。

伐斯加·奧考洛克嘲弄着那個換鐵軌的人。

“我們會把你擢昇做廚房呢，老哥。不要害怕。”

於是他指着電話說：

“別人說，在彼得格勒特的布爾塞維克學者們和月亮談話呢。”

“就是真的也沒有什麼用。”

農民們歎着氣，望着鐵路線。

“真理很可以一直上昇到星月中去。”

參謀等待着鐵甲車。他派了五百個農民到橋那面去。在長長的俄國式的貨車上，他們帶了很大的樹幹來，使鐵甲車不能向後退。人們用鐵鍬在枕木邊掘着，要撬了鐵軌。

時諾波夫不滿意地說

“真理，老是真理！有什麼用。人們一點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和月亮談話呢？說呀，伐斯加。”

“真也奇怪！或許可以把農民們安插到月亮裏去。”

農民們笑起來了。

“說得好！”

“出色！”

“在應該想不要死傷許多人的時候，他卻講起月亮來。鬼東西，我們怎樣去奪鐵甲車？”

“我們會把他奪來的。”

“這不是我們一拿就可以拿到的樹脂。”

在這時候，凡爾斯希寧到了。他走進去，困難地呼吸着。沉重地把自己的帽子放在桌子上，對時諾波夫說：

“立刻就到嗎？”

在電話機邊的換鐵軌的人說：

“沒有回答。”

農民們靜默着。有人講起打獵的故事來了。時諾波夫想起了城裏的那個革命委員會的主席。

“是個黃毛小子嗎？”那個講故事的農民問，於是他便亂說起關於泊克列伐諾夫的事來，他說他的臉兒是比白麵粉還白，他說女人們像蛙趨水一樣地趨就他，他說美國的國務卿送他七千億塊錢要他信美國教，可是泊克列伐諾夫卻斷然地回答：‘在我們這裏，我們就是一個大也不接受的。’

“真是好傢伙！……”農民們驚嘆着。

不知怎地，時諾波夫聽了這虛話也覺得心裏快活，他自己也想講一點。凡爾斯希寧脫了自己的靴子，穿好了襪子。那換鐵軌的人突然膽小地問：

“在什麼時候？五點三十分嗎？”

於是他回頭向農民們說：

“來了！”

真的。鐵甲車已經到了小木屋附近了。大家都跑出去，拿了自己的槍，爬上馬車，向東方那毀壞

了的橋那邊去了。

“我們有的是時候，”奧考洛克說。

他們先派了一個傳令人出去。

他們望着那在樹林間閃耀着的鐵軌。

“應該撬了鐵軌。沒有第二句話。”

有人從另一輛馬車上回答：

“不能。以後誰來裝好牠呢？”

“上去，弟兄們，直向鐵甲車衝過去！”

“然後我們要到城裏去！”

“應該把鐵軌裝好嗎？”

奧考洛克喊着：

“弟兄們，有人會做這種事！”

“誰？”

“奈賽拉索夫。他們有這種人。”

“你這傻子，伐斯加。假如我們把他們完全打死了便怎麼辦呢？”

於是大家都被引起了脾胃，都同意了：

“是呀，一個也不剩……我們要完全打死他們！”

“是的，沒有人能裝好鐵軌。”

他們時時刻刻地望着後面。鐵甲車不來嗎？他們躲在樹下面，因為沿鐵路線許多人是不方便的，鐵甲車經過就會向他們開槍。

害怕的心奔跳着。他們打着馬，趕着馬，好像在橋邊有一個避身處等着他們似的。

在約莫二哩遠的地方，你可以看見一個騎馬的人在鐵路上。

“一個我們的人！”時諾波夫喊着。

伐斯加描準了。

“要打他下來嗎？”

“假如是我們的人，他不會這樣地在那兒的。”

那坐在伐斯加旁邊的沈方吾攔住了他。

“等一下！”

“等一下，”時諾波夫喊。

騎馬的人跑近來了。正就是押解美國兵的那個頸上縛繃帶的農民。

“尼基達·愛歌里契在着嗎？”

“在着，什麼事？”

那個農民快活地說：

“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哥薩克兵已經在那兒了。在橋邊！我們開過了槍，然後我們回來了。

“從那裏？”

凡爾斯希寧走到那農民的面前，望着他，問道：

“全死了嗎？”

“全死了，尼基達。五個。——願上帝收了他們的靈魂！”

“那些哥薩克兵呢，他們到那裏去了？”

那農民拍着馬鬃說：

“那座橋，尼基達·愛歌里契，並沒有動。”

農民們咆哮着：

“什麼？”

“胡說！”

“請他吃一槍！”

那農民很快地劃了一個十字。

“我發誓說橋沒有動。在石頭邊，在三百多沙幸遠的地方，炸了的是我們。他們要試驗炸藥，這是可能的事。我們祇能找到一條骨子和血肉……其餘的都不見了。”

農夫們不作聲了。接着他們向前走上去。他們突然停了下來；那臉兒很緊張的伐斯加咆哮着：

“弟兄們，鐵甲車快要逃了！……向城裏去！……弟兄們！”

被派到前面去的農民們都從樹林裏走了出來。

其中有一個人喊着：

“那邊，在橋邊的鐵路線上，尼基達·愛歌里契，有着樹幹。我們可以向哥薩克兵開槍。他們人

數並不多。”

“我們到橋那邊去嗎？”時諾波夫問。

突然，大家都回轉身子去。在樹林的上面，一縷煙慢慢地昇了上去。

“來了，”奧考洛克說。

時諾波夫使勁鞭着馬，連連地說：

“來了……”

農民們也說：

“來了……”

“同志們！”奧考洛克大喊着，“應該隔攔住牠！……”

他們從馬車上走下來，拿着他們的槍，向鐵路衝過去。那些馬都到草地上去了，曳着絡頭，牠們吃草起來了。

農民們到了鐵路邊，衝到軌道上去，手裏拿着短槍。他們是準備好了。

鐵軌微微地呻吟着。鐵甲車就要到了。

時諾波夫低低地說：

“牠會把我們乾脆地全軋死。簡直用不到開槍打我們。”

突然，大家都懂得了這個道理，便都走下到樹林去，鐵路線上一個人也沒有了。

煙濃厚起來，風吹裂了牠，可是牠卻執拗地降落到樹林上。

“來了！……來了！……”農民們向凡爾斯希寧跑過去喊着。

流着汗的凡爾斯希寧和參謀都害羞地躺在樹林裏。伐斯加·奧考洛克用拳頭敲着地，那中國人蹲坐着在拔着草。

吃驚了的時諾波夫急急地說：

“如果祇要死一個人就好了！”

“爲什麼？”

“照規矩，假如火車軋死了一個人，牠準會停下來，以便做一個稟告……”

“那麼怎樣呢？”

“有一個死屍就好了。他們會軋過了他，停下來；而在司機走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打死他。以後我們就可以奪牠過來。”

昇起來的煙格外濃了。汽笛響了。

凡爾斯希寧站了起來，喊着：

“同志們，要一個志願者，肯躺在鐵軌上，讓車子軋過。爲死而死。有人嗎？那時我們可以打死那司機人。可是鐵甲車準不會軋過他的，牠一定會停下來。”

農民們挺直了身體，望着那像一座坟似的路堤。

“同志們！”凡爾斯希寧喊着。

農民們都默不作聲。

伐斯加丟了自己的槍，爬上路堤去。

“你到那裏去？”時諾波夫喊着。

“不要管我……混蛋！……”

手貼着身體，他便在鐵軌上橫躺下來。

樹林好像已經在呼吸了，赤黃色的煙像泡沫一樣地在上邊翱翔着，跳動着。

伐斯加轉身把頭貼着地。枕木吐着松脂的氣味。伐斯加拋了一握沙土在枕木上，把頰兒放在上面。農民們互相說着話，喃喃地辨不出說些什麼，像樹葉間的風一樣。樹林之下的土地震響着。

伐斯加微微地抬起了頭，向樹林這邊說：

“沒有伏特加酒嗎？我的心裏燒熱得難過！”

一個生着金黃色的鬍鬚的農夫，帶着一壺伏特加酒爬過去。伐斯加喝了酒，把壺放在身邊。

接着他抬起了頭，搖着那黏在他頰上的沙土，他望着青色的樹林和那轟轟地發着聲音的枕木。

他撐身在肘子上。臉兒好像只是一條黃色的皺紋，眼睛，兩點紅色的眼淚。

“不成！……”

農民們都不作聲了。

那中國人丟了自己的槍，爬到路堤上去。

“你到那裏去？”時諾波夫問。

沈方吾頭也不回地說：

“可憐蟲……伐斯加！”

於是他便在伐斯加旁邊躺了下去。

那黃色的臉兒黑下去了，扮成了秋葉一般的樣子。枕木呻吟着。有人爬下路堤去呢，還是樹林接受了什麼人呢？……沈方吾不知道，也不看見。

“我不成！弟兄們！”伐斯加滑到路堤下面哭泣着說。

祇有沈方吾一個人了。

他的生着碧玉似的眼睛的扁平的頭，像眼鏡蛇的頭一樣的頭，觸着枕木，離開了枕木，搖擺着，舉到鐵軌上……望着。

農民們的生着焦急而飢餓的眼睛的頭，從樹林間抬了起來。

沈方吾又躺了下去。

那碧玉眼的眼鏡蛇又舉了一次起來，幾百個騷響着的頭又眺望了他一次。

那中國人又躺了下去。

一個矮小的農民向他喊着：

“噲！黃種人，把酒壺丟過來吧！手槍也丟過來。你要牠做什麼用？是嗎？在我倒是有用的！”

沈方吾頭也不抬，拿起了他的手槍，好像要把牠擲到樹林裏去似地舉起了手，突然向自己的後腦上開了一槍。

那中國人的身體重重地攤在鐵軌上。松林吐出了鐵甲車。牠是灰色的，方形的，而機關車的眼睛，是耀着一種紅色的暴怒。天空是遮着一片灰色的黴，樹林好像是一匹青色的布。

而那中國人沈方吾的屍身，是使勁地貼在地上，傾聽着鐵軌的隆隆的歌聲。

七..

奈賽拉索夫上尉之 死

25

奧巴勃少尉是直挺挺地躺在路堤旁邊的野草叢裏。

奈賽拉索夫上尉在列車中來往地奔走着。大家都覺得他並不着忙，雖則他不停地急急地說：

“往前！……往前！……”

司機人的助手跑了過來。他在槓桿間摸索着，在自己油膩的衣上拭着手說：

“立刻……這個樣子……要瞧瞧……”

水管都沸騰着。

在工具箱裏找一把鑿子的時候，那人撞着自己的頭，突然喊叫起來，但並不是爲了痛。

奈賽拉索夫彎倒了身子逃了開去：

“走吧……走吧！”

火車急急地向橋那面開過去，可是在那邊，在鐵軌上，卻積着連帶大樹枝的樹身。不知怎樣地，這座橋也好像被毀壞了。

鐵甲車的緩衝機軋響着，急急地向後退，鳴着汽笛，向車站那面開走去。可是在樹林轉角奧巴勃被打死的地方，鐵軌是擡去了。

沿着那條直直的路線，進而又退，退而又進，——從換鐵軌的人的小木屋到橋，共有六哩，——奈賽拉索夫像一個大鐘擺似地搖擺着。

機關槍拍拍地響着，車輛互相碰着，機關槍是像血一樣地熱……血……你可以看見那些受傷的游擊兵在樹林裏跳動着。他們已不怕現身出來了。

可是活着的人卻漸漸減少了。有時候，好像祇有鐵甲車獨自在開槍。

奈賽拉索夫不能認出在車中的兵士們的臉兒

了。燈暗淡下去，而臉兒卻好像是比黃色的燈心更明亮了。

奈賽拉索夫的身體馴服地聽從着，他的聲音從他的乾燥的喉嚨間吐出來，而他的左手是在空中捏什麼東西。他想向兵士們喊出些不知什麼安慰的話來，可是想着：

“他們自己是很知道的。”

他重新感到一種對於奧巴勃少尉的激怒。

夜降下來了，游擊隊的人們點起了燎火。燎火燒成一個乳黃色的大火焰，而且，因為走近去加燃料是危險的，他們便把燃料遠遠地丟過去，於是那燎火是顯得巨大的了，像農民們的屋子一樣。

鐵甲車在這些燎火之間來往着，在火焰之前加緊開出機關槍和砲去。

鐵路的兩端是這樣地燒着燎火，簡直看不見人，而那從樹林間發出來的槍聲，好像是燒着的潮濕的木材的爆裂聲。

上尉覺得他自己的重重的身體拖着車子的一端的重量，他便跑到中央去，接着他好像覺得那司機人已經投降了，兵士們已走下去解下了後面的車輛了。

上尉努力扮着嚴厲的樣子，說道：

“不要節省彈藥！可不是嗎？”

接着便安慰着自己，他向那司機人喊：

“我說……你聽見嗎？我是在對你講話！……不要節省彈藥。”

於是，轉過身去，他在門後面暗暗地笑着，搖着自己的左手。

“上尉，特別要用官冕話……不要節省彈藥。”

上尉拿起了槍，試想向黑暗中開出去，可是他想起了官長是應該指揮而不應該戰鬥的。他撫着自己的剃得光光的下頰，很迅速地想着：“我要怎樣纔好呢？”

可是想到這裏，他又這樣想：

“假如上尉墮入情網就好了……將軍的女兒……出身之路……不准！……”

上尉跑到鐵甲車的中央去：

“不准無令妄動！”

鐵甲車從橋邊——游擊隊不知爲什麼不能破壞了的橫在一道小河上的小木橋——搖搖擺擺地開到換鐵軌的人的小木屋那邊去。可是樹身像兩個螺絲釘的尖一樣，越來越近地橫在鐵軌上，在後面，隱藏着農民們。

子彈打着那農民們從而開出槍來的樹身。

盲目的鐵甲車，恐怕側倒，挺胸受着彈開過去；而在鋼鐵的壁的後面，兵士們已經在從這一輛車到那一輛車地奔跑着，換着位置，弄錯了槍械，拭着自己的流着汗的胸膛，說着：

“主啊，饒了我們吧！”

奈賽拉索夫怕向那司機手露面。

他的思想在鋼鐵的後面奔跑着，而當他需要

發一個重要的命令的時候，他喊着：

“忘八蛋！……”

這必要的話在兩足中，在起雞皮粒的兩臂中迴響着。

上尉奔到他自己的車箱中去。那捲成一團的小狗是睡在榻上。

上尉揮着手臂：

“我說過了……不要可惜彈藥，不要有憐憫心……他們是忘八蛋……忘八蛋……”

他在地面上頓着腳，拍着枕頭，那頭小狗跳了起來，露出牙齒，嗚嗚地叫着。上尉彎身下去聽着牠。

“啾，啾……”小狗哭着。

上尉把牠抓了起來，把牠挾在臂下，帶着牠跑出去。

兵士們並不看他。他的那別人熟識的，現在好像劣等捲煙紙一樣透明的瘦而扁平的身體，帶着微小的呻吟聲跑過去。兵士們以為那呻吟着的是

上尉，而不是那小狗。然而這並不使他們吃驚。

可是啼哭着的卻是那小狗，一邊還用牠的腳爪摸索着上尉的柔輓的軍服。

機關車一點也不疲乏地向野草，樹林，黑暗，和那在燎火的火焰中閃爍着的石頭，已經接連地開了七小時，人們不懂得那些游擊隊的人們，既然知道子彈不能穿過鐵甲，爲什麼還要向鐵甲車開槍。

當上尉撫着頭的時候，感到了一種沉重的疲累。乾燥而堅硬的靴子使勁地夾緊了他的腳。

車頂板轉動着，四壁曲屈着；祇聞到一種焦肉的氣味，從那裏來的呢？爲什麼呢？機關車不停地鳴響着：

“啊……鳴……噫……噫……噫……噫……咿……”

26

農民們不停地到來。他們把馬車和女人都遺下在樹林裏，手裏拿着槍，從小徑來到樹林口。他們從那裏一直爬到路堤邊，在那裏掘一個蔽身處。

女人們一邊啼哭，一邊接待着受傷的人，把他們帶回去。負傷的人之中最勇武的人們，用醜惡的話罵着那些女人，而那些受傷較重的人們，倒身在樹根上，把自己的洞穿的肉獻給了空氣和黃色的樹葉。

樹葉黏在那濺在車輪上的血上。

一個瘦小的老婆子帶着一甕聖水沿着林口走着，把水灑在農民們的身上。他們向她爬過去，靜

靜地在她面前經過，像一羣從田野間吃得飽飽地回去的綿羊一樣。

站在那在換鐵軌的人的小木屋後面的馬車上的凡爾斯希寧，聽着那肥胖的祕書的報告。

伐斯加·奧考洛克害怕地喃喃地說：

“我害怕，尼基達·愛歌里契！”

“怕什麼？”

“這樣許多人！”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你並不是一個賊！”

自從那中國人死了之後，伐斯加是聳着背走着了，他帶着一種罪人的微笑望着別人。

“他們這樣靜靜地去了，尼基達。我心裏難過。”

“閉嘴吧，就會好的！”

時諾波夫說：

“我們已有多少夜沒有睡了，而你，伐斯加，你是生紅頭髮的，而且……”

伐斯加嘆了一口氣：

“據說有一個國家，在那裏，生紅頭髮的人是不當兵的。我呢，我在沙皇手下當了七年兵，四年當兵三年打仗。”

“幸虧他們沒有把橋炸了，”時諾波夫說。

“爲什麼？”伐斯加問。

“如果炸了，那麼怎樣把鐵甲車開到城裏去呢？他們不能裝好鐵軌，橋是更不用說了！”

伐斯加把自己的生着捲髮的頭縮到肩裏去，又把領頭提高了。

“我哀悼着那個中國人，時諾波夫。可是我想他準會進天堂去……因爲他爲了基督教的信仰而受了苦。”

“你是個傻子，伐斯加。”

“爲什麼？”

“你相信上帝。”

“你呢？”

“一點也不相信！”

“你是一個婊子，時諾波夫。可是這總之是你自己的事。現在什麼都自由了，你要拍誰的馬你就去拍吧。我呢，我不能沒有信仰，我一家人幾世紀以來都是老信徒。”

“信徒！……”

時諾波夫大笑着。伐斯加嘆着氣。

“讓我去開幾槍吧，尼基達·愛歌里契。”

“不能。如果你是參謀，你便得留在參謀部裏。”

“多少的馬車啊！”

小木屋的玻璃窗隨着一種輕輕的響聲碎落了。剛纔有一個炸彈落在旁邊。

凡爾斯希寧突然大怒，推着那祕書說：

“就在這兒。一等天黑，就叫人燒起燎火；否則他們便會走下鐵甲車來。逃走樹林中去，或是……他媽的……他們不知還會想出什麼鬼法子來！”

凡爾斯希寧拍着馬沿鐵路線駕車馳過去，追在那開過去的鐵甲車後面。

“你逃不了的，臭婊子！”

像狗一樣地滿生着毛的牝馬，搖動着那像桶一樣大的肚子。凡爾斯希寧站了起來，挺直了腰。

“吁！……”

馬伸直了腿，動着尾巴，便飛奔前去了。時諾波夫的沉重的身體在車子的顛簸中搖動着，他使勁地踏着車牀，向凡爾斯希寧喊：

“不要趕得這樣快，你趕不上牠的！你會撞死了，這是意中事。”

“牠逃不了。吁，快點！”

他鞭着那流着汗的馬的背脊。

伐斯加喊了起來：

“噲！快點！參謀檢閱軍隊！那上尉和他的鐵甲車簡直不在我們的眼裏。去，愛歌里契，吁！”

馬車沿着農民們的行列馳過去。

農民們站了起來，一句話也不出，追望着那直立在馬車中的人，接着又拿起了自己的短槍，等着鐵甲車過來開槍。

那鐵甲車，用牠的全部的機關槍轟着，迎面過來了。

伐斯加閉了眼睛。

“放得太高了，”時諾波夫說，“你看他們打不中。他們都是呆子……看不清楚了！”

“他們逃了，”伐斯加發狂地喊着，抓了一根樹枝，使勁地打着馬。

凡爾斯希寧似乎是非常巨大，他的眉毛在濡濕的臉兒上跳舞着。

“上去，同志們！”

“打呀！”伐斯加吼着。

馬車軋響着，一隻被車輪所衝過的青蛙跳到了空中，在每一衝動中，黍麥從草莖上落下來。在灌木叢裏的農民們回答着。

“好！”

這聲音快樂地響渡出來。甚至時諾波夫也站了起來揮動着自己的短槍喊：

“打呀，弟兄們，死就死！”

鐵甲車又迎面開過來了，伐斯加用拳頭威脅着牠：

“我們要把你奪過來。”

在靜默的燎火間，灰色的列車的車身在黑暗中很快地前後奔馳着。

那生毛的人站在馬車上發着命令。農民們把樹身搬到鐵路上去，慢慢地把樹身向前推過去，而在後面爬着。鐵甲車開近來，迎面開槍。

樹身好像是屍體，屍體好像是樹身，樹枝和手臂都折斷了，樹木和人的身體都是年青而健康的。

天空是黑暗而沉重，像是鐵錘的，機關車的震耳的隆隆聲，從上面降下來。

農民們劃着十字，裝着子彈，推着樹身；樹身

有松脂的氣味，農民們有汗的氣味。

樹枝像是矛，一觸到那開近來的鐵甲車的鐵甲，便鬆脆地折斷了。

伐斯加在馬車裏揉曲着肢體，在開着玩笑：

“你不肯嗎，婊子！我們要把你奪過來，老兄。你逃不了。我們不是白白地犧牲了那中國人的！”

時諾波夫估量着：

“明天，他們便沒有水了。我們一定能把牠奪來。”

凡爾斯希寧說：

“應該去援助城市。”

像被風吹落的成熟的果子一樣，人們倒下來，用死之最後的接吻吻着土地。

手臂鬆開了，整個身體毫不痛苦地慢慢地倒下去；大地垂憐着。起先他們十個人十個人地倒斃，在樹林的隙地上的婦人們低低地哭泣着。後來他們成百成百地倒斃，而哭聲也高起來了。把那阻

礙運樹身到鐵路上去的屍體抬去的人，已經沒有了。

農民不停地爬上去。

不等凡爾斯希寧喊出：

“上去，同志們！”

農民們早已攻上去了。

鉛和銅的碎片從鋼鐵的壁上脫出來，打進身體去，洞穿了胸膛，橫貫過去，把你和死永遠地扣在同一個鈕扣上。

農民們吼着：

“哦……啊……啊……哦……哦……哦……哦！！”

燎火是在後面，而那面，在很近的地方，車輛是像建築物一樣地在着，簡直沒有方法達到那在鐵壁後面害怕地躲着的人們。

一個游擊兵在車輪裏擲了一個炸彈。牠爆裂了，在每一個人的胸頭找到了一個回音。

農民們退後了。

陽光現了出來。

陽光一出來，他們便看見了屍體，他們便一齊呼吸起來，好像一下子被剝了背上的皮一樣，他們重又向鐵甲車衝過去了。

凡爾斯希寧已把自己的靴子脫了，赤腳走着。時常停下來的時諾波夫差不多是手脚都落在地上地很當心地爬着，又不知怎地，繞着灌木叢走。伐斯加·奧考洛克驚賞地望着凡爾斯希寧，喊着：

“尼基達·愛歌里契，你真是一個英雄！”

他的臉兒是快樂的，可是他的眼睛裏卻耀着眼淚。

鐵甲車隆隆地響着。

“叫牠閉嘴吧，”奧考洛克銳聲喊着，突然，他站了起來，捧着自己的胸，用一種像孩子似的尖聲喊着：“

“主啊……又輪到我了！”

於是他倒了下去。

游擊隊的人們看也不去看他，一直上前向那正像一個坟墓似的，巨大的黃色的路堤爬上去。

伐斯加混身戰慄着，好像撞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似地，接着他便死了。

游擊隊又退了。

在破曉的時候，泊克列伐諾夫到了。

27

那些混身流着汗的兵士叮噹地響着水桶，去弄冷那些機關槍。那些破裂的手的動作是膽小地迅速，而且好像是害羞的。

鐵甲車熱病地戰慄着，而且是像患了寒熱症一樣地非常地熱。

黑暗用紅色的細片裝滿了奈賽拉索夫的頭。一陣的寒慄，像一隻尖銳的三角似地，從顛顛過降下來，一直透到心底。

“畜生！”上尉喊着。

他手裏拿着一桿不知從那裏抓來的馬槍，槍柄是非常地熱而且柔軟。奈賽拉索夫用槍柄打着

門，在列車之中奔走着。

“畜生！”他銳聲喊，“畜生！”

他不能找出一句像命令的句子來，這便使他暴怒起來。這種咒罵，在他好像是最適合現在的場合，而且是最容易記住的。

農民們襲擊着鐵甲車。

從砲口間，人們可以看見在那像斑駁的黃羊毛似的灌木叢中，有許多佝僂着的背脊奔過來，而在他們的旁邊，槍跳動着，像小板一樣。

在灌木叢後面，是那森林和那老是非常肥大而綠色的，像乳房一樣的沙丘。可是比那些巨大的沙丘更可怕的，是那些在灌木叢中捷走着，像一塊塊的樹皮似的背脊。

兵士們感到了這種恐怖，爲了要掩住那灌木叢中的不可了解而粗嘎的呼喊聲起見，他們拼命地使機關槍發着聲音。

機關槍不停地開着。

奈賽拉索夫自己在車箱的門口，經過了好多次。不知怎地，他覺得走進去是一件可怕的事。人們可以從門邊看見一張庫爾卻克的石印肖像，那張歐戰地圖和代作煙孟用的鑄鐵的像。上尉覺得，假如他一走進車室中去，他便會啼哭起來，而且會像那隻不知在什麼地方嗚嗚地叫着的小狗一樣，躲在角隅裏，不再走出去。

農民們襲擊着。

他不好意思承認襲擊，但是他不知道究竟襲擊了幾次，去問兵士們是辦不到的，他們的眼睛已那麼地充滿了瘋狂了。他們的眼睛老注意着槍機和彈藥帶上，他們不能把眼睛移開而不受到危險，他們會殺死那來打麻煩的人。上尉在他們之間奔走着，而那桿碰着他的腿的短槍，是好像蘆棒一樣地輕。

鐵甲車已經開過去了，黑暗困難地讓那鋼鐵的箱子通過去。有時候，上尉好像自己快要聽到

森林中的風聲了……兵士們不愉快地向黑暗開着槍。機關槍好像在劈着一個巨大的身體，而且暴怒地吼着。

一個頭髮像麻繩一樣的兵，把煤油灌到燈裏去。煤油早已流到他的膝上了，那站在他旁邊的上尉，聞到了一種蘋果的輕輕的香味。

“該給那隻小狗喝點水，”奈賽拉索夫說。

那個頭髮像麻繩一樣的兵順從了，伸長了嘴唇喚着：

“嚟，嚟，嚟……”

另一個人，用那瘦細而非常短的手臂，脫着自己的靴子，又拿着自己的襪子，嗅了長久。他平靜地對上尉說：

“大人，在我們鄉下，一坩煤油至少要值二十粒子彈的價錢……”

× × × ×

他們人數是很多，很多……他們不知爲什麼

大家都希望倒死在路堤邊，在那像斑駁的黃羊毛一般的灌木叢裏。

人們燒起了燎火。牠們像蠟燭一樣地平靜地燒着，簡直不大搖動，人們辨不出誰在把薪木投過去。沙丘燃燒着。

“石頭是不會燃燒的！”

“燃燒的！”

“燃燒的！”

又是一次突擊。

人們向鐵甲車跑過去，人們倒下去。人們退後，人們又跑上去。

“這是突擊嗎？”

發傻。

他們會躺在灌木叢裏，會站起來，會退後，會奔跑起來。

“他們奔跑了！……”

× × × ×

在機關槍的上面，在發聲很響的小小的砲旁邊，沉濁的聲音透進車輛裏去：

“哦……哦……哦……哦哎！”

還有一種尖音的：

“跛，跛……”

一個臉色憔悴而灰色的兵說：

“是那些女人在樹林裏啼哭！”

他便倒在一張長凳上。

一粒子彈打進了他的耳朵，又在他的頭的那一邊，穿了一個像拳頭一般大的窟窿。

“爲什麼在黑暗中什麼都看得見呢？”奈賽拉索夫想着。

那邊是燎火，這裏是黑暗。

黑暗中的燎火，後面的婦女們的啼哭聲。或許是沙丘在啼哭吧！

“傻話！沙丘在燃燒着！……”

“不，這又是一句傻話。燃燒着的是燎火。”

一個機關槍手的腰脅被燒着了，他像孩子一樣地哭了起來。

一個像教士一樣地生着長鬚的老志願兵，開了一槍手槍，把他打死了。

那上尉想喊起來，可是不知怎地又不作聲了，他祇摸着自己的像紙一樣薄而乾的眼皮。

短槍是越來越重了，可是不知怎地總應該把牠帶在身邊。

夜過去了。太陽不久會昇起來。

一個金髮的兵睡在機關槍的旁邊，另一個半睡過去的兵在開着槍。可是或許機關槍是自己在開着吧，在旁邊的那個人喊：

“走你的吧……”

× × × ×

從喉嚨到下頰，有一種尖銳的苦痛，好像人們用釘劃着皮膚一樣。那時奈賽拉索夫看見自己的臉旁邊有着生着醜陋的長指甲的手。

接着他忘記了這些事……那夜他忘記了許多東西。

應該忘記，否則是太沉重了，擔當不起。

突然，沉寂……

那邊，在外面，是灌木叢。

應該睡眠了。這是破曉，或許是夕暮。不應該想起晝夜。

在眼睛前面，是黑暗。上尉是盲的。

“那是因為靜寂的緣故……”

他是心目都盲了。這甚至竟是很快樂的。

可是在那時候，先是很輕地，接着便像炙傷一樣地，大家都覺得不能忍受這種靜寂了。

那個金髮的兵，舉起了手臂，向門邊跑過去：

“那是黑夜。在黑暗中是看不見舉起的手的。”

上尉突然懂了：這七輛車裏的人，都已衝到門口去了。人們覺得在沙土上是適意一點，而且人們可以逃到什麼地方去……

× × × ×

一陣嘔吐。不僅在肚子裏，而且也在腳裏，手裏，肩裏。可是肩突然軟了下去，上尉覺得草是在他的腳下，而他的膝是曲折了。

上尉在自己眼前看見一個生鬍子的穿短衣的人，而在那刺刀上，是一片連着一個肩章的肉。

……這是他的肉，奈賽拉索夫上尉的肉。豬肋肉……奧林比亞菜館……一個主持着的黑人……秋天……

× × × ×

鐵甲車從路堤上消隱了。那麼，是夜了。他摸索着。頭髮是濕着汗水。他的一隻耳朵是被撕碎了，像一塊布似地掛着：你可以說那是一個被釘成的洞。他一隻手攬住灌木，另一隻手臂好像已沒有了。人們可以折斷了樹枝，把牠們塞在自己的嘴裏，那是全然和耳朵兩樣的。

短槍橫在他的靴子上；那麼牠也離開了鐵甲

車了。

奈賽拉索夫享樂着。他記不起那在他胸前裝滿了子彈的彈囊帶是從那裏來的。

他突然有了一種不知什麼信仰。他或許竟會大笑起來。

灌木叢發着熱血的氣味。一陣刺骨的黑風，挾着長而濕的細樹枝——或許是蘸着血——從沙丘上吹過來。

再遠些，奧巴勃少尉挾着他的小狗在爬着。他的袴是像一個輪子。

頭髮像亞麻一樣，他站起來低聲說：

“上路嗎？”

“滾蛋！”

那個披着褐色的外套的女難民在他耳邊低聲說：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上尉自己也很知道他們來了。該找一個適當

的地方。他爬上一個小丘，舉槍便放。

可是一隻臂膊是不夠的，那很不便。脚膝也可以用。可是描準器卻看不見……他在鐵甲車裏不開槍……卻在此地……

此地，他是獨自個，他爬着。“你瞧那邊有多少人，生鬚子的，畜生，他們槍開得太低了，否則……”。

奈賽拉索夫上尉向黑夜開着槍，一直到他的子彈放完了。

那時他便放下了他的槍，爬下了小丘，把臉埋在草裏，他死了。

八..

泡沫

28

在肥而且暗的田野中，飽滿的高粱發着聲音。

一條中國的龍在樹林中展開了牠的黃色的，響鳴的環。而在那些環中，那些方形而灰色的車身轉動着，隆隆地響着……

那條龍的黃色的鱗是蔽滿了煙，灰，火花。

鋼鐵碰着鋼鐵，響着，鍛冶着！

煙，火花。肥的田野。

這或許是從沙丘裏出來的中國的龍，這或許是森林……黃色的樹葉，黃色的天，黃色的路堤。

在車室的門邊，一個矮小的老人在試着奧巴勃少尉的寬大的袴子，用一種孩子氣的發怒的口

氣說：

“好傢伙……簡直是條裙子，腳膝是全露出來了……好玩熱兒！”

在桌子上，是灰。煙從窗子裏進來。

窗是大開着，門也大開着，行李箱也大開着。

鐵鑄的像是落在地上苦笑着，上面吐滿了痰。

這傢伙，真是滑稽。

從路堤的後面，另一位黃色而發響的神從沙丘裏出來……

肥而且黑的高粱啊！

人有一種滿足，饜飽而肥滿的目光。

“哦！哦！哦！”

“他們完了！”

“夠了！”

農民們攀在機關車上。他們的銅色的身體在鋼鐵上滑動着。

其中有一個穿着紅色的短衣的人，伸着拳頭

威脅着：

“我們要爬到你上面來！”

對誰呢？對誰呢？

不知道！

可是總得威脅。

一件紅色的短衣，一條在灰色的外套上的紅帶。

一條帶！

哦！哦！哦！哦！

“上去！”

“啊！啊！啊！”

第一四六九號‘極地’鐵甲車。

在紅旗之下。

一條紅帶！

在從沙丘出來的赭色的龍上——在赭色！
——一條紅帶！

× × × ×

車輪是在那裏；——一分鐘之後，牠是在兩哩之外。鐵軌靜着，響也不響，牠們是嚇呆了。

嗯？

一個縛着青色的綁腿帶的軟弱的兵。

“在伊爾季克甜瓜很少。至於向日葵和西瓜呢，那可就兩樣了。人是不好又不壞……我不很知道百姓究竟是什麼。”

“誰能說些百姓的事！”

“就是上帝自己也不願意聽。”

“哦！哦！”

“走你的吧……”他這樣說。

“哦！哦！”

庫爾卻克的肖像是被丟在廁所的地上。記事日程和報紙都丟在地上……

人們不看見地板，走着的時候什麼東西也感不到。

“啊！啊！啊！”

在赤旗之下的‘極地’。

嗯？

鐵甲車巨大而儼然自若地在風中馳行着。一塊活的染血的紅色的破布在吼着：

“哦！哦！哦！”

泊克列伐諾夫的眼鏡想從鼻子上跳出去，可是沒有跳成功。他自己也想跳到什麼地方去，擲出他的身體，他的言語：

“在美國，一天一天地！”

時諾波夫喊道：

“我知道……我曾經親自對一個美國資產階級者做過宣傳！”

“我知道！”

“在英國，同志們！……”

“起來，世界的民族！”

“哦！哦！哦！”

眼鏡在鼻子上跳着。眼睛看見：煙，煙草，倒在

地上的機關槍，像米粒一樣的子彈，農夫們的頭髮，肥腫的銅色的眼睛。

“同志們，革命委員會的任務……”

“知道了！”

“夠了。我也要來哼幾句！”

“鶯兒，鶯兒，小鳥兒，

“小小的黃鶯兒！”……

在榻上，是凡爾斯希寧：他勻整地行着深呼吸；在身內卻燃燒着——雖則門是大開着，但他呼吸起來仍覺得空氣是很沉重。空氣是沉重的，發着泥土和農民的氣味。

在他的旁邊，——他的妻子。不知道她是從那裏來的；她挺着胸戰慄着。

時諾波夫喊着：

“你找到他了！他是好漢！”

在門後面，有人醉哭着。

“伐斯加……那些畜生！他們把他打死了；我

鐵甲車

要爲伐斯加和那個中國人剖他們的肚子……畜生！”

“讓他們去吧……那些狗！”

“我要爲伐斯加把他們……噲！”

29

到了夜裏，那女人回來了，呼吸很短促。他嘆息着，不動了。人們在月光中看見她的白色的牙齒——冰冷的，而且使身體冰凍的——好像和牙齒一樣的身體，但卻是熱而顫抖着。

她說着孩子話，在她身上也有點孩子氣，但是在手裏，卻感到一種力，土地的力。

在腳裏也如此。

“啊！嗒！嗒！啊忒！啊忒！”

那是火車的聲音，向城裏去，向海那邊去。

人們也向着同一個目標前去——或是更遠一點……

他們應該走，爲了他們是人這個原故。

這是我說的，我！

我們到了夜間變成野獸了，野獸了。我知道，我因而很幸福……我有把握……

土地發着氣味——人們隔着鋼鐵聞到這氣味；門是大開着，靈魂也大開着。

牠發着氣味：秋草，細細的，快樂而祝福的氣味。

柔和而暗黑的樹林向人走過來；牠們顫動着，而且是快樂的。人是主人。

我知道！

我相信！

人顫動着——他也是一張葉子，一棵巨大而華美的樹的葉子。天和地是屬於他的。天和地就是他。

黑暗是厚而且青，靈魂也如此。地是快樂而沉醉的。

相信大家，知道一切又愛一切，是多麼好，是多麼好。應該如此，而且永遠這樣，而且在每個人的心裏。

“哦！哦！哦！”

“賽尼亞，斯節泊珈！鬼怪！”

“嗯，什麼？”

在這些人們那裏，喊聲是有脂肪的；他們是披着鋼鐵。鋼鐵的葉片快樂地在他們之下揉曲着。巨大的機關車顫動着，黑暗帶着一種油質的轟聲波動着。

“嗚！哦！嗚！啊！嗚！嗚！嗚！”

鐵甲車‘極地’號！……

“全路線都知道，城市都知道，全俄羅斯都知道……從貝加爾，你瞧，一直到奧比。”

“哼！”

一個車站。

一個日本軍官從黑暗中走出來，踏着一種勻

整而不習慣的步子走近鐵甲車來。人們覺得他後面有一種隱藏在黑暗中的奇異的力，他之所以會帶着一種歡樂和恐懼的戰顫而快活者，可能地是爲了這緣故吧。

時諾波夫出車來向他迎面走過去。先是一大羣襤褸而頭髮蓬亂的時諾波夫一類的人，其次是單獨一個人走出來。

那日本軍官，迅速地，靈活地，伸出了手，用非常壞的俄國話說：

“我們——中立的……”

接着便提高了聲音，發命令似地使勁地用日本話說起來。在他的口氣中有一種輕蔑和無聊。於是時諾波夫說：

“中立——很好。可是你們有多少人？”

“二萬……，”那日本人說。

他轉了一個半圈，因爲沒有用，便又轉了一個半圈，便走了。

時諾波夫在原地上站了一會兒，接着也轉了一個半圈，低聲獨自地說：

“我們呢，我們有一百萬。畜生！”

於是他向游擊隊解釋：

“他們害怕了。他說，我們是中立的，我們願意回到島上去種田……他們滾了……去吧。”

他在自己的掌中吐着涎沫：

“他還向你們搖着手，婊子！”

“總而言之，”游擊隊的人們決意着說，“該把他們拿來絞死！”

× × × ×

人們帶了一個生着像少女一樣的桃色的臉兒的軍官來。他啼哭着。他的啼哭的樣子也像少女一樣，用眼睛和嘴唇啼哭着。

一個肩上搭着一隻骯髒的空袋子的跛足的農民，走到他身邊，用自己的自由的手打着他的臉。

“不要唱！”

那時，那個押解他的人，好像想起了什麼事地，把自己的刺刀刺進那軍官的肩胛裏去。

一個車站。

一盞黃色的燈，黃色的臉和黑色的土。

夜。

× × × ×

夜。

在車室的凳上，一個女人。在她旁邊，一堆黑色的衣裳。

凡爾斯希寧站了起來，走到事務處去。

他對那肥胖的秘書說：

“寫！”

那秘書是醉了，一點也不懂。

“什麼？”

凡爾斯希寧自己也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他便思索起來。

應該對某人，說些什麼事，什麼事……

“寫……”

於是那醉了的秘書，用一種比他自己更肥胖的筆劃，動手寫了！

“命令。照得……”

“不要，”凡爾斯希寧說，“不要……”

那秘書承認着，睡着了，他的肥大的頭靠在小小的桌子上。

× × × ×

那個裹着青色的綁腿帶的軟弱的小兵拚命地講着：

“我經歷過許多土地，我看見過各色各樣的人，許多的人……”

時諾波夫是生着金色的，貪得的和愛撫的眼睛和鬚鬚的。

他說：

“你是從那裏來的？”

那矮小的兵便講起一個快樂的故事來。別人

不相信他，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可是大家都覺得很有味。一條機關槍的子彈帶橫在地上。子彈好像是向日葵的子，游擊隊的矜子是在機關槍上烘乾了。炮上滿是那像褪了色的鮑爾多絹一樣的乾了的血。

“有一天，波斯的國王在上土耳其斯丹境內旅行，他忽然遇到了英國的王后

× × × ×

城市平靜地迎接他們。

在交叉路的地方，那個換鐵軌的人已經害怕地對他們說了。

“我們沒有聽人說起起事。或許是有的——但我們的本份是鐵路。我們的工錢很少，並且……”

他的鬚是灰色的，像乾了的牛糞一樣，他發着鷄埤的臭氣。

在車站上，嚇壞了的軍官們四散奔逃着，拉去了自己的肩章。在月台邊，貨車夫歡樂地吶喊着。

工人們都從棧房裏走了出來。

在凡爾斯希寧身旁，泊克列伐諾夫跳動着。

“我們該動手了。”

游擊隊的人們帶着他們的機關槍和步槍走出車來。

他們差不多全是不帶帽子，而且生着一雙醉了的細眼睛的。

“沒有什麼嗎？”

“上機關槍！”

“噲，司機人，上前一點！”

貨車到了。在站長的房間裏，玻璃窗和手槍的聲音震響着。臉色蒼白的小姐們，在頭等車的餐室中，豎起了破碎的紅旗。

勞動者們高呼着“萬歲”！時諾波夫也喊着什麼，那喊聲是那生在一輛運貨汽車中在單眼鏡下微笑着的泊克列伐諾夫所辨不清楚的。

人們把那些打死的人搬運到一輛馬車上。一

個裹着塊桃色的頭巾的老婦人啼哭着。人們帶了一個教士來。他快樂地講着什麼東西，那押解的人笑着。

在一堆的枕木上，一個沒有鬍鬚的美國人把他的‘科達克’照相機響了許多次。

在索莫夫將軍的參謀部那裏，人們什麼也不知道。頭髮豐富的少女們在打着打字機。

那些鑲黃色滾條的軍官們在扶梯上以及像提琴一樣地作響着的走廊上奔走着。

在前廳裏，一隻黃鶯兒在鳥籠裏啼着，而在一條板凳上，守衛兵是睡着了。

突然，運貨汽車從屋子的角上現了出來。吼號着的羣衆都向門口撲過去。電車的鈴響着，汽車的喇叭鳴着，游擊兵跑上了樓梯。

在地板上，是紙片，破碎的打字機，或許竟是被打死了的人。

人們帶了一個顴骨酡紅的，矮小的老將軍來。

人們在階段上把他槍斃了，把他的屍身拉到那以前守衛兵瞌睡過的板凳邊。

一個游擊兵捧着自己的肚子跑下樓梯來。他的臉色是慘白的，在半路上，他銳聲地喊了起來，接着他的身體突然拘攣了。

一個女人喊叫着。

在籠中的黃鶯兒還繼續快樂地啼着。

人們把一羣的軍官們帶到地窖裏去。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注意那在樓梯邊的將軍的屍身。

× × × ×

那裹着青色的綁腿帶的矮小的兵，是那關着軍官們的地窖的守門人。

他手裏拿着一個英國炸彈；他得到了這樣的一個命令：‘如果出了什麼事，把炸彈丟過去，送他們進鬼門關！’

在地窖的門上，一扇小方窗發着青色，在窗口，你可以看見一張生鬚鬚的顎和幾雙睜着的滯

濕的眼睛。

你又可以聽到一種模糊的喃喃的聲音，好像是祈禱。

那矮小的兵疲累地想：

“我把這炸彈丟出去的時候，牠會不跳到窗上去？”

電車已不再打鈴了。人行路是靜悄悄的。濃厚的黃色的熱氣，像颶風的呼吸一樣，壓迫着城市。像靜寂而淒暗的沙丘上的岩石一樣地，房屋迴繞着海灣。

在青碧色的海水上，一隻日本的魚雷艇，自由地，沉默地，輕盈地搖擺着。

在參謀部的前廳裏，黃鶯兒快樂地啼着。像往時一樣，人們聽到一隻角隅上的啼哭聲。

那革命委員會的肥胖的祕書，帶着半臉微笑，雖則桌子是空着，卻在長凳上寫字。

四個游擊兵，激昂地低聲說着話走過。一股皮

膚和機油的氣味。

那秘書尋找着革命委員會的印，可是凡爾斯希寧已把牠帶了去了。他拿起了墨水瓶，想叫什麼人……

……在遠處，人們聽到了一響射擊聲。這是震耳的一響，——槍的聲音，——巨大而沉重，把全身都搖動了……

接着，在大路的更遠的地方，發出了那透進歡樂的心臟的，機關槍，步槍，和電車的聲音。

船塢吼起來了……

叛變爆發了……

接着，在兩小時之後，一陣潮濕的暗綠色的熱風，從海上吹了過來。

穿着摺皺而寬大的袴子，青色的短衣的礦工們走過了。他們的臉兒是多骨的，他們的灰色的頭髮是像苔草一樣。而他們的看慣了礮石的，像希世的珍飾一樣的謎一般的眼睛，圓圓地發着光。

賽斯克湖的漁夫們走過了，他們的長手臂一直垂到膝下。

他們穿着皮做的袴子，生着發着魚腥氣的長頭髮，像草一樣。

接着，生着細細的眼睛的西修特·阿林山上的牧人們，帶着長管的馬槍，他們的祖先的馬槍，踏着堅決的石頭一樣的步骤子走過了。

接着，是嘴唇薄薄的，胸膛堅實的，吹慣了海風又在大陸的蘆草中喘不過氣來的聖奧爾加的漁夫們。

從平原裏來的臉兒沉鬱的農夫們，踏着像疲累的畜羣似的整齊的步骤子，又一隊一隊地走過去
...

凡爾斯希寧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輛汽車上，走在他們的前面。他的妻子的強壯而肥大的身體，在顏色鮮明的衣衫下燃燒着。破裂的嘴唇在出着血，凸出而強有力的肚子，從衣服裏突出來。他們動也

不動地坐着，也不向四周看，祇有那和在沙丘上同樣的，吐着海、石，和海草的氣味的風，吹動着他們的衣裳。

在一塊界石上，靠着街燈的柱子，一個美國的新聞通訊員在一本記事冊上寫着字。他是整潔的，臉修得很光，他像耗子似地很快地望着那游行示威。

對面，在路的那一端上，那個矮小的軟弱的兵站立着，一動也不動，他披着一件像病人的睡衣似的大衣，裹着青色的綁腿帶，穿着英國式的皮鞋。他從那些過路的人們的頭上望着那個美國人（他已看倦游行示威了），努力想記住那個美國人的臉相。可是那美國人是光滑的，捉不住的，像水裏的魚一樣。

……那個兵對於自己，對於那美國人，對於俄羅斯或歐洲，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起來，不知爲了什麼……

（完）